



毛詩註疏卷第五

五之三

陸氏書

漢鄭氏箋

陸氏書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魏葛屨詁訓傳第九

陸曰葉魏世家及左氏傳云姬姓國也詩譜云周以封同姓其

地處舜夏禹所都之城地在古冀州雷

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滹河曲北涉汾水

魏譜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也管子曰地理志云

夫異萬里南諡云舜所營都或云蒲坂即河東縣是

也禹受禪都于陽或安邑皆屬河東五子之暇怨友

康失邦其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乃底

滅亡左傳引其文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不遷

居不易民其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
界故書賁太康亾失然則魏都河北蒲坂故安邑皆
偏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內有其都耳
魏不居其墟也○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
○正義曰禹貢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
于王屋地理志云雷首在蒲坂南析城在濩澤西南
皆在河東界內是其屬冀州也○周以封同姓焉○
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
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爲誰故言
周以封同姓于○其封城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正
義曰地理志云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
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干兮是南枕河曲也汾沮如
曰彼汾沮如言采其莫刺君采其菜於汾明其境踰
汾矣故知○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
正義曰尚書傳文也彼註云歷山在河東是舜耕之
處在魏境也言陶於河濱則在河北之潞蓋以歷山
相近同爲魏地故連言之皇甫謐云言陶於河濱即
平賈所謂陶丘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丘亭是也言

河濱明也河不宜在濟陰謚之言謬耳○禹菲飲食
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
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
君嗇且褊急不務廣脩德於民教以義方○正義曰
教以義方詩三年左傳石碣辭也越舜禹之化則應
皆儉約而碩鼠伐檀又以刺君貪鄙者雖遺風尚在
人性不同不能使貪者皆儉因爲屢等刺儉者多又
其詩存先故言儉約之化耳昔有唐之遺風詩稱唐
國此有舜禹舊化其詩不偷稟夏者皆初唐叔封爲
唐侯又能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故謂之唐魏初無
虞夏之名虞夏又非諸侯之國徒感儉約之化舊且
編急故諸本於舜禹其無義言堯夏也堯舜道同而
感有深淺者時君政也故也○其初秦晉郟國目見
侵削國人憂之○正義曰魏國西接於秦非郟於晉
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終爲晉所滅
明晉亦侵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正
義曰周自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平桓之後以強
凌弱今云日見侵削明是諸侯專恣故以爲平桓之

時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正義曰。鄭言此者見閔公已前魏國尚存。故平桓之世得作詩也。魏無世家而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間。為一君伐檀。碩鼠為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為異君。或父祖或子孫。不可知。凡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為明主也。此詩並刺君而季札美之者。美其有儉約之餘風。而無德以將之。失於大儉。故詩人刺之。

葛屨刺褊也。魏地陜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儉嗇而無德。是其所見。侵

削。○褊俱具反。褊必歲反。陜音洽。本或作狹。依字應作陜。隘於解反。巧如字。徐苦孝反。趨七須反。徐七喻反。○葛屨三章。上章六句。下章五句。至將嗇音色。○正義曰。作葛屨詩者。刺褊也。所

以刺之者。魏之土地既以陜隘。故其民機心巧偽。以趨於利。其君又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以將之。今魏俗彌趨於利。故刺之也。言魏地陜隘者。若地廣民稀。則情不趨利。地陜民稠。耕稼無所衣食。不給饑巧。易生人君。不知其非反覆儉嗇褊急。德教不加於民。所以日見侵削。故舉其民俗。君情以刺之。機巧趨利者。章上四句是也。儉嗇言愛物褊急。言性躁二者大同。故直云刺褊。卒章下二句是也。上章下二句。下章上三句。皆申說末三月之歸。不可縫裳。亦是趨利之事也。○儉嗇至侵削。○正義曰。以下園有桃及陟岵序。皆云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故箋探下章而言其刺之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

葛屨非所以履霜。○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

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糾吉黝反。沈居音。繚

反。繚音了。沈音繚。

摻女手可以縫裳

然後執婦功

子之下服也

利其事也

反要之襪之好人服之

手之人

治之謂屬者之

俗趨利言糾糾然夏日所服之葛屨魏俗利其幾至

利其事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又深譏魏俗

乃服之者亦使女手縫之是其趨利之甚

糾糾至履霜正義曰糾糾為葛屨之狀當為稀疏之

糾糾云猶糾糾也十冠禮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

夏時用葛亦白也是衣服之宜當夏葛屨冬皮屨也

月令季秋霜始降則履霜自秋始言冬者以履霜為

寒而言冬為寒甚故傳據儀禮而舉冬以言之也凡

屨冬皮夏葛則無用絲之時而少儀云國家麻幣君

子不履絲屨者謂皮屨以絲為飾也天官屨人說屨

易之飾有絢總純是屨用絲為飾夏日之有葛屨猶

緝浴所以當暑特為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

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於周禮注及志言朝祭禮焉

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

正義曰摻摻為女手之狀則為纖細之貌故云猶纖

纖說文云纖好手古詩云纖纖出素手是也下元冠

然左辟是已入夫家既入夫家仍云女手明是未成

婦也會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又云女未廟見

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則知既廟見者

寺充

為成婦矣既成為婦則當家事盡為此讓使之縫裳
 明是未可縫裳故云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三月廟
 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有舅
 姑則士昏禮所云實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
 雖於昏之明日即見姑舅也亦三月乃助祭行故易
 歸妹注及鄭箴皆言引士昏禮云婦入三月而後
 祭行然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婦也成婦遵
 待三月其昏則當夕成矣士昏禮云其夕在席於矣
 良席在東皆有枕非與上人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
 婚禮畢將臥息又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是
 其當夕成昏也。言女至其事。正義曰以婦人
 之服不殊裳故知所言裳者指男子之下服也曲禮
 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為賤。
 又禮至之人。正義曰士喪禮云襚者左執領右
 執衿又曰襚者以襚必有裳執衣如初注云帛為襚
 衣也。良與禪同有裳乃成稱然則襚服有衣有裳
 而左執之則左執衣領右執裳要此要謂裳也字
 是衣故云要裳也要是裳要則襯為衣領也文亦

云辭天頌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故
 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上云女手此云好人故云好
 人女手之人今定本云好人好女手之人者義亦通

象擗 提提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收
 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擗所以為飾云婦新至慎於

威儀如是使之非禮。提徒兮反宛於阮反辟音避
 注同一音婢亦反擗物帝反諦
 帝維是褊心是以為刺。云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

褊急無德教使之耳我是以刺之。好人至為刺。○

初至容貌安詳審諦提提然至門之時其夫揖之不
 敢當夫之揖宛然而左辟之又佩其象骨之擗以為
 飾敬慎威儀如是何故使之縫裳魏俗所以然者維
 是魏君褊心無德教使然我是以為此刺也。○

提至為飾。○正義曰：釋訓云：提提安也。孫炎曰：提提行步之安也。言安諦謂行步安舒而審諦也。士昏禮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婦至門，夫揖而入也。此如人不教當夫之禮，故宛然而左還，辟之不敢當，下故就答位。○**錫**，錫幣，全朝之。○正義曰：如此箋，則錫幣之趨利由君也。序云：錫地，隱監其民，機巧趨利，則假錫幣充然，則此反者，錫俗趨利實由地，隱使然人君當如其不可而以政反之。今君乃儉高，而編急而無德，故至使民俗益便趨利，故刺之。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言采其莫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汾沮洳音

扶云反沮音子預反如音如
預反其君子一本無子字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全得禮
○正義曰：作汾沮洳詩者，刺儉也。其君好儉而能勤躬自采菜，刺其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

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

云言我也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采其莫以為菜

是儉以能勤。○莫音暮漸如彼其之子美無度。云

之子是子也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美無

度殊異乎公路。路車也云是子之德美信無度

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

輶車庶子為之晉趙盾為輶車之族是也。○輶本作

徒本彼汾至公路。○正義曰：由魏君儉以能勤於

反。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魏君親往采其莫以為菜是儉而能勤也。彼其采莫之子能勤儉如是其美信無限度矣。非尺寸可量也。美雖無度其采莫之事

詩流

殊異於公路賤官尚不為之君何故親采莫乎判其
 不得禮也。○**澠**汾水至莫采。○正義曰汾是水名沮
 如澗澤之處故為澠。○**莫**莫采在陸處疏云莫莖大如
 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櫟以取
 齒緒其味甜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
 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酸絳河汾之間謂之莫案王
 肅孫毓皆以為大夫采菜其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
 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子**
 子至尺寸。○正義曰之子是子釋訓文宛丘云游蕩
 無度賓之初筵云飲酒無度皆謂無節度也此不得
 為美無節度故為無復度限言不可以尺寸量也。○
 是子至是也。○正義曰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
 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者則謂之公行正
 是一官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以
 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趙盾
 以指為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為軹車之族其車
 也道者自以為為庶子讓公族而為公行言為軹車之
 族明公行掌軹車服度云軹車戎車之作杜預云公

行之官是也其公族則適子為之掌若宗族成十八
 年左傳曰晉荀會樂懸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御
 之子弟恭儉孝悌是公族主君之同姓故下箋云公
 族主君同姓昭穆是也傳有公族餘子公行此有公
 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
 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即公行變文以謂
 句耳此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中
 車掌玉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
 族公行之官是天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
 子諸侯異禮也
蠶事也彼其之子美如英
 萬人為英
美如英殊異
乎公行
 公行從公之行也
 云從公之行者手君

兵車之行列
 行戶部
 萬人為英
 正義曰
 英是賢才絕異之稱此傳及尹文子皆萬人為英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為英異人之說殊也

一曲言采其蕢

蕢水鳥也

蕢音積一名牛屠蕢文音其或反鳥音皆

說

賈水鳥。正義曰釋草云蕢牛屠李巡曰別二名郭璞引毛詩傳曰水鳥也如續斷寸寸有節

之可復陸機疏云今澤鳥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

彼其之子美

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公族公屬

云公族王

君同姓昭穆也

昭穆逆反說文作昭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

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說二章章十二句至是詩。正義曰儉嗇不問具此章首二句是也大夫憂之下十句是也

教數被攻伐故連言園小而迫日以侵削於經無所當也

園有桃其實之殺

典也園有桃其實之殺國有民得其力

云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洳而

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

又作看

音交省色領反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

云我心憂君之行如此故歌謠以寫我憂矣

音遙行下孟反

下文行國同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

云士事也

不知我所為歌謠之意者反謂我於君事驕逸故

所

為平爲反下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夫人謂我欲何

毛詩疏

卷之三

及五

為乎 云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為憂者既

非責我 又曰君儉而盡所行是其道哉于於此憂之

何乎 何其音基下章同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云

知是則眾臣無知我憂所為也 **其誰知之** 蓋亦勿思

云無知我憂所為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正也

眾不信我 **或時謂我謗君使我得罪也** 思○毛以

為園有桃 得其實為之酸以與國有民得其力為君

用今魏君不用民力又不施德教使國日以侵削故

大人憂之言已心之憂矣我遂歌而且謠以寫中心

之憂不知我者見我無故歌謠謂我於君事也驕逸

然故彼人又言云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其為

手彼人既不知我而責我矣而我心之憂矣其誰能

知之既無知我者或謗我使我得罪其有誰能知之

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念之彼人正謂不知我者曰

其並為辭○鄭以為園有桃魏君取其實為之酸不

與為異又以彼人為君曰為於言不知我者謂我於

君事驕逸又言從君之行儉而盡是其道哉于於此

憂之何餘同○魏君至由是○正義曰魏君薄於

公稅乃是人君美事而刺之者公家稅民有常不得

-5 230 40 920" data-label="Text">

過度故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欲重之於

堯舜

大桀

小桀

上

一

而

稅

下

富

上

尊

是

稅

三

不

得

薄

也

鄭

-5 230 40 320" data-label="Text">

志

答張逸亦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

於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於十故刺之中庸云

使薄斂左傳稱晉悼公薄賦斂所以復霸皆薄為美

以當時莫不厚稅故美其薄賦斂耳魯哀公曰二吾

猶不足是當時皆重斂也易傳者以云其實之殺明

食桃為殺即是儉嗇之事○曲合至曰謠○正義

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聲清搖也此文歌謠

相對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樂即

琴瑟行箏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

琴瑟行箏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

琴瑟行箏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

琴瑟行箏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

琴瑟行箏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

琴瑟行箏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

琴瑟行箏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

琴瑟行箏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

琴瑟行箏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

琴瑟行箏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

琴瑟行箏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

-5 320 40 920" data-label="Text">

琴瑟行箏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

則歌為總名論語云子與人歌檀弓稱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之類未必合樂也。○大人謂我欲何為乎。○正義曰大人即經上彼人也。今定本云彼人不云夫人義亦通也。何為即經之何其也。彼人謂我何為者言彼不知我者之人謂我欲何為也。箋以上已云不知我者此無為更中人故以為彼人斥君也。曰於園有棘其實之食棘棗也。○棘紀力反釋詁文園有棘其實之食從兩束俗作棘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云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觀民事以寫憂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極中也云見我聊出行於國中謂我於君事無中罔罔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

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役乎大國者為

大國所徵發岵音戶此傳及解岵其詞雅不同王肅依爾雅數音朔侵削本或作圖

小而迫數見陟岵三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首章望父二章望母卒章望兄

侵削者誤敎言其思念之由經陳思念之事經無弟而序言之者經以父母與兄已所尊敬故思其戒其實第

亦離散故序言之以協句今定本云國迫而數侵削義亦通也。○云從乎至徵發。○正義曰箋以

文承數見役削嫌為從役以拒大國故辨之云為大國所徵發也知者以言役乎大國則為大國所

役猶司寇亡役諸司空則為司空所役明是大國徵發之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山無草木曰岵

云孝子行役

思其父之戒乃登波岵山以遙瞻望其父所在之處

慮反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云予我夙早

夜莫也無已無解倦上慎旃哉猶來無止夙音暮解音介

旃之猶可也父尚義云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

時旃之然反陟彼至無止正義曰孝子在役之時

之上今瞻望我父所在之處今我本欲行之時而父

之戒我曰嗟汝我子也汝從軍行役在道之時當早

之戒可來乃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厭誅

深戒之山無草木曰岵正義曰釋山云多

草木曰岵傳言無草木曰岵下云有草木曰

岵與岵非正反當是傳寫誤也定本亦然旃之

至尚義正義曰此旃與采苓舍旃旃皆為足句故

訓為之猶可釋言文父尚義者解孝子所以稱父戒

已之意由父之於子尚義故戒之二章傳曰可尚恩

卒章傳曰兄尚親皆於章末言之俱明見戒之意以

其恩義親故也文十八年左傳曰舜舉八元使布五

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思即慈也親則

友也上者至列時正義曰上言行役是在道

之辭也此變言上又云可來乃來明在軍上旃之分

行列時也曲禮曰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注云局部分

也謂軍中各有所部為

行列之分與此一也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山有

草木曰岵云此又思母之戒而登岵山而望之也

音起母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寐季少子也無寐

無者寐也少詩照反上慎旃哉猶來無棄母尚

音起

恩也。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風夜，必借借俱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兄尚親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畝莫反古

作晦俗作 義曰：經二章皆言十畝，一夫之分不能百畝，是為削小，無所居，謂土田墜監不足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宅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

謂小之甚。○閑閑音開，木亦。行與子還兮，或行來

者或來還者。○還木亦作旋。十畝至還兮。正義曰：魏地

十畝之間，采桑者閑閑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間往來，無別也。又敘其往來之辭，乃相謂曰：行與子俱，還

兮。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是其削小之甚也。○閑閑至之貌。○正義曰：此言之間，則一家之人，其采桑於其間，地既無所相避，故言男女無別閑閑然。為往來之貌。此章既言之間，故下章言之。外地傍智路

行非一家，故言泄泄為多人之貌。○古者至之甚。○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夫一廛

出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為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正法耳。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云：遂上地有萊五十畝，其廢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闕。桑漢

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有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亦樹桑，故上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墜民穉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地。

者或來還者。○還木亦作旋。十畝至還兮。○正義曰：魏地十畝之間，采桑者閑閑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間往來，無別也。又敘其往來之辭，乃相謂曰：行與子俱，還兮。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是其削小之甚也。○閑閑至之貌。○正義曰：此言之間，則一家之人，其采桑於其間，地既無所相避，故言男女無別閑閑然。為往來之貌。此章既言之間，故下章言之。外地傍智路行非一家，故言泄泄為多人之貌。○古者至之甚。○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夫一廛出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為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正法耳。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云：遂上地有萊五十畝，其廢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闕。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有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亦樹桑，故上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墜民穉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地。

者或來還者。○還木亦作旋。十畝至還兮。○正義曰：魏地十畝之間，采桑者閑閑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間往來，無別也。又敘其往來之辭，乃相謂曰：行與子俱，還兮。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是其削小之甚也。○閑閑至之貌。○正義曰：此言之間，則一家之人，其采桑於其間，地既無所相避，故言男女無別閑閑然。為往來之貌。此章既言之間，故下章言之。外地傍智路行非一家，故言泄泄為多人之貌。○古者至之甚。○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夫一廛出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為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正法耳。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云：遂上地有萊五十畝，其廢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闕。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有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亦樹桑，故上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墜民穉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地。

者或來還者。○還木亦作旋。十畝至還兮。○正義曰：魏地十畝之間，采桑者閑閑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間往來，無別也。又敘其往來之辭，乃相謂曰：行與子俱，還兮。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是其削小之甚也。○閑閑至之貌。○正義曰：此言之間，則一家之人，其采桑於其間，地既無所相避，故言男女無別閑閑然。為往來之貌。此章既言之間，故下章言之。外地傍智路行非一家，故言泄泄為多人之貌。○古者至之甚。○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夫一廛出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為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正法耳。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云：遂上地有萊五十畝，其廢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闕。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有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亦樹桑，故上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墜民穉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地。

者或來還者。○還木亦作旋。十畝至還兮。○正義曰：魏地十畝之間，采桑者閑閑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間往來，無別也。又敘其往來之辭，乃相謂曰：行與子俱，還兮。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是其削小之甚也。○閑閑至之貌。○正義曰：此言之間，則一家之人，其采桑於其間，地既無所相避，故言男女無別閑閑然。為往來之貌。此章既言之間，故下章言之。外地傍智路行非一家，故言泄泄為多人之貌。○古者至之甚。○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夫一廛出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為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正法耳。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云：遂上地有萊五十畝，其廢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闕。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有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亦樹桑，故上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墜民穉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地。

者或來還者。○還木亦作旋。十畝至還兮。○正義曰：魏地十畝之間，采桑者閑閑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間往來，無別也。又敘其往來之辭，乃相謂曰：行與子俱，還兮。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是其削小之甚也。○閑閑至之貌。○正義曰：此言之間，則一家之人，其采桑於其間，地既無所相避，故言男女無別閑閑然。為往來之貌。此章既言之間，故下章言之。外地傍智路行非一家，故言泄泄為多人之貌。○古者至之甚。○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夫一廛出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為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正法耳。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云：遂上地有萊五十畝，其廢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闕。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有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亦樹桑，故上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墜民穉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地。

者或來還者。○還木亦作旋。十畝至還兮。○正義曰：魏地十畝之間，采桑者閑閑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間往來，無別也。又敘其往來之辭，乃相謂曰：行與子俱，還兮。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是其削小之甚也。○閑閑至之貌。○正義曰：此言之間，則一家之人，其采桑於其間，地既無所相避，故言男女無別閑閑然。為往來之貌。此章既言之間，故下章言之。外地傍智路行非一家，故言泄泄為多人之貌。○古者至之甚。○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夫一廛出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為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正法耳。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云：遂上地有萊五十畝，其廢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闕。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有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亦樹桑，故上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墜民穉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地。

者或來還者。○還木亦作旋。十畝至還兮。○正義曰：魏地十畝之間，采桑者閑閑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間往來，無別也。又敘其往來之辭，乃相謂曰：行與子俱，還兮。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是其削小之甚也。○閑閑至之貌。○正義曰：此言之間，則一家之人，其采桑於其間，地既無所相避，故言男女無別閑閑然。為往來之貌。此章既言之間，故下章言之。外地傍智路行非一家，故言泄泄為多人之貌。○古者至之甚。○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夫一廛出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為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正法耳。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云：遂上地有萊五十畝，其廢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闕。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有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亦樹桑，故上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墜民穉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地。

隱也一夫百畝今此十畝相率十倍魏雖削小未必
即然與十畝以喻其限隘耳。○**圖**或行求者或來還
者。正義曰云還今相呼而其歸下云逝兮相呼而
其往傳誦下章之意故云或行來者或來還者見往
來相須故
總解之
貌。○**世**反。以。行與子逃兮。○**圖**六。逝速也。○**圖**速徒賁反。又徒帝反。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

爾。○檀徒丹。伐檀三章章九句至仕爾。○正義
反木名。曰在位貪鄙者經三章皆次四句

是也君子不得進仕者首章三句是也經序倒者
序見由在位貪鄙令君子不得仕如其次以述之
經說言君子不仕乃責在位之貪鄙故章卒二句
皆言君子不素餐以責小人之貪是終始相結也

此言在位則刺臣明是君貪而
臣効之雖責臣亦所以刺君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

檀聲寘置也干岸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

用若俟河水清且漣。云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

也。○坎苦感反寘之鼓反漣力。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百廩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

斂之曰稿一夫之居曰廩貍獸名。云是謂在位貪

鄙無功而受祿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

曰貍。○廩本亦作廩又作厘直連反古者一夫田百
畝別受都邑五畝之地居之故孟子云五畝之

詩疏
卷之三
五
古

宅是也縣音玄下皆同桓本亦作桓音桓徐郭音暗黎子也寄音消夜也落戶各反依字作獅彼若

子兮不素餐兮素空也云彼君子者斥伐檀之

人仕有功乃肯受祿從水字林云吞食也沈音孫

坎坎至餐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坎坎然身自斬伐槁木置之於河之厓欲以為輪軸之用

此伐檀之人既不見用必待明君乃仕若待河水澄清且有波漣猶然也君子不進由在位貪鄙故責在

位之人云汝不親稼種不親斂橋何為取禾三百夫之田穀兮不自冬狩不自夜獵何為視汝之庭則有

所懸者是貍獸兮汝何為無功而妄受此也彼伐檀之君子終不肯而空餐兮汝何為無功而食祿使賢

者不進也坎坎至日漣正義曰以下云潛側則是厓畔之處故云干厓也易漸卦鴻漸於干註云

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與此同也風行吹水而成文章者曰漣此云漣猶下云直猶淪倚漣直淪論水

波之異猶皆辭也釋水云河水清且漙猶大波為漙小波為淪

郭璞曰漙言漙漙也淪言漙淪也徑言徑徑也漣漣雖異而義同此詩漣淪泉波名直波不言徑而直

者取韻故也下二章言伐橋伐輪則此伐檀為車之輪輪非舟也河水之清方始用之而經於河干之下即

言河水清故解其意此人不得進仕伐檀隱居以待可什之世若待河水清且漣倚然也河水性濁清則

難待猶以閻至常多明君稀出既云置檀河厓因即以河為喻襄八年左傳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易緯

云王者太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清是河水清故以喻明君稀出也漙種之至獸名正義曰以

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右散則相逼大田云曾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湯誓云舍

我穡事非唯斂之也一夫之居曰塵謂一夫之田百畝也地官遂人云夫一塵田百畝司農云塵居也揚

子云有田一塵謂百畝之居與此傳同也地官載師云市塵之征鄭司農云塵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

地官遂人云夫一塵田百畝司農云塵居也揚子云有田一塵謂百畝之居與此傳同也地官載師云市塵之征鄭司農云塵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

地未有宅者也。玄謂塵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塵，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塵里在國中，而遂人授民田。夫一塵田百畝，是塵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則鄭謂塵為民之邑居不為一夫之田者，以塵者民居之名。夫田與居宅同名為塵，但周禮言夫一塵復言田百畝，百畝既是大田，故以塵為居宅。即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以載師連市言之，故遂人以塵為邑居。此言胡取禾三百塵，取禾不宐於田中，故從傳一夫之居不易之釋。燕云：狗子狃郭璞曰：其雌者名獵，獵乃刀反。今江東通呼貉為執狹。是謂至曰獵。正義曰：釋天云冬獵為獸，宵田為獮。李巡曰：冬謂守而取禽，故郭璞曰：獮猶燎也。今之夜獵，載鑪照者也。在東亦呼獵為獮。管子曰：獮獵畢，弋是獮為獵之別名。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為宵田。此對文耳。散即獵，通於晝夜。狩兼於四時，若周禮云大田獵，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中候云：秦伯出行，駟驥云：從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釋天又云：大田為狩，孫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是狩非獵。

冬獵之名也。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

輻，輻也。側，猶厓也。直，直波也。音福。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萬

萬曰億，獸三歲曰特。云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

數，彼君子兮，不素食兮。萬萬至曰特。正義曰：萬萬曰億，今數然也。傳以

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為億，獸三歲曰特。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十萬至之數。

正義曰：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今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於今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云

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也。故彼注云：億今十萬，是以今曉古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

其家，故楚箋傳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塵三百困

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詩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

相類若為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為禾秉之數秉

把也謂刈禾之把數轉謂水以秉謂刈禾盈把是也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

以為輪漘岸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

不稼不穡胡瞻爾庭有縣鷄兮

作唇淪音倫韓詩云順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

困丘倫反

國者為困鷄鳥

正義曰月令修

國倉鷄音純

國倉方者為倉故國者為國考工記

匠人註云國圖倉是也釋鳥云鷄鷄其雄鷄牝庫李

巡曰別雄雌異方之言鷄一名鷄郭璞曰鷄鷄之屬

也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熟食曰飧

云飧讀如魚

飧之飧

飧素門反字

意以飧為飧饗之飧客始

至之大禮其食熟致之故云熟食曰飧秋官宰客云

公侯五牢侯伯殽四牢子男殽三牢卿殽二牢大夫

卿大夫亦有牲故曰為熟食也

殽請如魚飧之

趙盾入其門則無人焉上其堂則無人焉備而處之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

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音石斂呂驗反下同

故易

之也

天鼠○正義曰蓋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言貪而畏人若大鼠然解木以頌鼠為喻之意取其貪且畏人故序因劉述其事經三章皆上二句言重斂次二句言不修其政由君重斂不脩其政故下四句言將棄君而去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貫事也

云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女無復食我黍疾

其稅斂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教令恩德來顧

眷我又疾其不脩政也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

○貫古亂反徐音官復扶逝將去女適彼樂土云

又反稅始銳反比毗志反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有德之國

○樂音洛注下同土如字他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古反沈徒古反訣古穴反碩鼠至得我所○正義曰國人疾其君

云爰曰也重斂畏人比之碩鼠言碩鼠碩鼠無食

我黍猶言國君國君無重斂我財君非血重斂於我

又不脩其政我三歲以來事汝矣曾無於我之處肯

以教令恩德眷顧我也君既如是與之訣別言往矣

將去汝之彼樂土有德之國我所以之彼樂土者以

此樂土若往則曰得我所宜故也言往將去汝者謂

我往之他國將去汝國也貫事○正義曰釋詁

詩流

卷五之三

及古

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謂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鼠也。業此經作碩鼠訓之。為大不作。鼯鼠之字。其義。如。序云。貪而畏人。若夫鼠然。故知人鼠為序。君亦足與喻之義也。箋又以此民居。魏。恭。應。久。矣。正。言。三。歲。賈。汝。者。以。古。者。三。歲。大。比。民。或。於。是。遷。徙。故。以。三。歲。言。之。地。官。小。司。徒。及。卿。大。夫。職。皆。云。三。年。則。大。比。言。比。者。謂。大。校。比。其。民。之。數。而。定。其。版。籍。明。於。此。時。民。或。得。徙。地。官。比。長。職。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註。云。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人。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是。大。比。之。際。民。得。徙。矣。

莫我肯德。云不肯施德於我。逝將去女。適彼樂國。

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直得其直道。云直猶正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苗嘉穀也。義曰。黍麥指穀。

貫女莫我肯勞。云不肯勞來我。勞如字。又力報。反。註。同。徠。不。奔。作。來。同。力。逝將去女。適彼樂郊。云郭外曰郊。樂郊樂。實言之。是鼠之所食。苗之。嘉。樂。以。非。鼠。能。食。之。故。云。嘉。穀。謂。穀。實。也。穀。生。於。苗。故。言。苗。以。韻。句。三。歲。

郊誰之永號。號呼也。云之往也。永歌也。樂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無。憂。苦。咏。木。亦。呼。火。故。反。說。音。悅。誰。之。永。號。正。義。曰。言。彼。有。德。往。釋。皆。歌。號。喜。樂。得。所。故。我。欲。往。也。之。往。永。歌。正。義。曰。之。往。釋。註。文。永。是。長。之。訓。也。以。永。號。文。舜。典。云。聲。依。永。故。以。永。為。歌。歌。必。長。言。之。故。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二十八。碩鼠三章章八句二十八。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
 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
 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
 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
 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
 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
 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
 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
 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
 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豈不哀哉

毛詩註疏卷第六 六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

陸曰唐者周成王之母弟叔虞所封也其地帝堯夏禹所都之墟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其南有晉水叔虞之子燮父因改爲晉侯至六世孫僖侯名司徒習堯儉約遺化而後不能以禮節之今詩本其風俗故云唐也
 唐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正義曰以序云有堯之遺風則堯都之也漢書地理志云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晉水所出東人汾是漢時爲太原晉陽也史記

晉世家云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言百里則堯為諸侯所居故云堯始居此地理志河東郡平陽縣應劭云堯都也則是堯為天子乃都平陽故云後遷河東平陽也皇甫謐云堯為天子都平陽禹受舜禪都平陽武於安邑或於晉陽則夏都亦在晉境故定四年左傳云命以唐師而封於夏墟是也此不言有夏都者因序云有堯之遺風故指述堯事而已論語注云未知六百里者晉與衛與則晉初六百里矣而世家云百里者言古唐國之大耳非謂晉初惟方百里也○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稱周景王謂晉欒談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於是封叔虞於唐是成王封母弟於堯之故墟也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地理志云唐有晉水叔虞子燮為晉侯是燮以晉水改為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也皇甫謐云堯始封於

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則唐國為平陽也漢書音義臣瓚案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舜十里應劭曰順帝改舜曰永安則瓚以唐國為永安此二說詩之唐國不在晉陽燮何須改為晉侯明唐正晉陽是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恆山在故縣上曲陽西北以太行恆山皆在河北故屬冀州晉之東境迫此二山故云之西禹貢云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鄭注云岳陽縣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為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隰東名霍太山河東太原皆晉境所及故云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迄平陽焉○正義曰秦晉世家云唐叔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是鄭所據之文也○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穀於時發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正義曰堯典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害

下民其咨又稱使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皐聞謨云
禹曰洪水滔天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既稷播奏庶艱
食鮮食丞民乃粒以禹既治水萬國乃粒是未治水
之時萬國不粒也禮稱凶荒殺禮明堯於九年之內
殺禮以救艱厄故儉者其流乃被於今謂作詩時也
○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億侯甚膏愛物
儉不中禮國人聞之唐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案晉
世家云成侯生應侯福福生靖侯宜曰曰生億侯司
徙是億侯乃成侯曾孫也世家又云靖侯十七年厲
王出奔于葵大臣行政故云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則
億侯元年當共和三年也故知當共和之時○其孫
穆侯又徙於絳云○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億侯生獻
侯籍籍生穆侯費王是也知徙於絳者以成侯徙居
曲沃則曲沃為晉都矣至昭公已前已徙絳矣知穆侯
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公已前已徙絳矣知穆侯
徙者恭相傳為然地理志云河東絳縣晉武公自曲
沃徙曲沃以桓叔別封曲沃武公既并晉國徙就晉
都故云自曲沃徙此耳非謂武公始都絳也然則穆

侯以後晉初絳而隱五年左傳云曲沃莊伯伐翼
翼侯奔隨又謂之為翼者杜預云翼晉舊都存平陽
絳邑縣東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及武公并
晉又都絳也莊二十六年左傳稱晉獻公命士蒍城
絳以深其宮明是武公徙絳也晉世家云獻公使士
蒍董葭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案左傳云晉士
蒍使葭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
圍乘盡殺葭公子則城聚以處葭公子非晉都也世
家言命葭曰絳非也世家又云穆侯卒弟嬭叔立四
年為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為文侯三十五年
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七年為大臣潘
父所殺子孝侯立十五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為曲沃
卻立六年當魯隱五年卒子襄侯光立九年為曲沃
武公所虜子小子侯立四年為曲沃武公誘而殺之
襄侯弟緡立為晉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
滅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武公已即位三十
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二十六年卒此其
君次也案隱五年左傳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

毛詩疏

卷六之二

及古

王命號父伐而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傳曰翼九宗
五正須父之子嘉父通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
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其詩則
蟋蟀刺僖公為僖公詩也山有樛楊之水椒聊鳴羽
序言昭公則昭公詩也杜則皆刺武公則武公詩也葛生
知也無衣有杖之杜則皆刺武公則武公詩也葛生
采芣刺獻公則獻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
案鄭詩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五公子爭突最處
後知出其東門為厲公之詩揚羽序云昭公之後又
亂五世小子侯處五世之末揚羽不為小子侯詩者
以昭公肇為亂階五世不息君子從役昭公所為維
復後世始作而主刺昭公故序云昭公之後明其刺
昭公也出其東門由真革不息而男女相棄民人思
保其室家乃是當時之事故為厲公之詩但序本為
亂之由故言公子五爭耳此實晉也而題之曰唐故
序身篇言晉揚羽杜既言刺時於文不可言晉從
上明之
可知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
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

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遠謂究其死矣百歲之後之類也

蟋蟀上音悉
仲反樂音洛下皆同思息嗣反注同

句至風焉○正義曰作蟋蟀詩者刺晉僖公也由
僖公太儉偏下不中禮度故作是蟋蟀之詩以閔

傷之欲其及歲暮閒暇之時以禮自娛樂也以其
太儉故欲其自樂樂久於盈又恐過禮欲令節之

以禮故云以禮自娛樂也欲其及時者三章上四
句是也以禮自娛樂者下四句是也既序一篇之

義又序名晉為唐之意此實晉也而謂之唐者太
師察其詩之音旨本其國之風俗見其所憂之事

深所思之事遠儉約而能用禮有唐堯之遺風故名之曰唐也故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是憂思深遠之事情見於詩詩為樂章樂音之中有堯之風俗也○憂深至之類○止義曰此文計及死後之事是其憂念深思慮遠也言之類者憂深思遠之事非獨在此一文以其二事顯見故引當之耳其實諸篇皆有深遠之志羔裘箋云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亦以其事顯見故言之耳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蟋蟀在堂也

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云我我僖公也菴在堂歲

時之候是時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

且過去不復暇為之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耕事

○幸允精反莫音暮除直慮反注同菴俱勇反沈又九共反趨織也一名蜻習從扶又反無已大

康職思其居已甚康樂職主也云君雖當自樂

亦無甚大樂欲其用禮為節也又當主思於所居之

事謂國中政令○大音泰徐勣佐反下好樂無荒同居義如字協韻音條

士瞿瞿荒大也瞿瞿然顧禮義也云荒廢亂也

良善也君之好義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如善士瞿

瞿然顧禮義也○好呼報反下蟋蟀至瞿瞿○毛

禮詩人戒之欲令及時自樂言九月之時蟋蟀之蟲在於室堂之上矣是歲晚之候歲遂其將欲晚矣此時農功已畢人君可以自樂今我君僖公不於此時自樂日月其將過去農事又起不得閒暇而為之君

何不及時自樂乎既勸君自樂又恐其過禮君今雖
當自樂又須用禮為節君若自樂無甚太樂當王思
其所居之事當以禮樂自居無得忽忘之也又成信
公君若好樂無得大奸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於禮
義勿使逾越於禮也○鄭唯其居謂國中政令荒謂
廢亂政事為異餘同○**蟋蟀**至除去○正義曰蟋
蟀蜚釋蟲文李巡曰蜚一名蟋蟀似蟀而小正黑有光澤
曰今趨織也陸燿疏云蟋蟀似蟀而小正黑有光澤
如漆有角翅一名蜚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
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蟋蟀婦驚是也七月之篇
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傳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
基也戶內戶外總名為堂禮運曰醴醴在戶黍稷在
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也
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
戶之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時當九月則歲末為
暮而言歲聿其暮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
謂十月以後為歲暮也此月未為暮也采薇云曰歸
曰歸歲亦暮止其下章云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

為易明暮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
采獲是九月之事也云歲聿云暮其意與此同也歲
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為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
也除者棄去之名故為去也○**我我至耕事**○正
義曰勸君使之自樂故知我我僖公也七月箋云言
此者著將寒有漸蟋蟀記將寒之候此言歲時之候
者七月下文論備寒之事故為寒來之候此云歲聿
其暮故云歲時之候月令季冬云告民出五穀命農
計耦耕修耒耜具田器注云大寒氣過農事將起是
十二月以後不暇復為樂也禮國君無故不徹懸必
須農功之隙乃作樂者場功未畢勸課農桑雖不徹
鐘鼓有時擊奏未得大設燕飲適意娛樂也七月云
九月肅霜十月肅場朋酒斯饗言幽君開於政事乃
饗羣臣是十月為自樂之時也○**已甚康樂**職主
○正義曰已訓止也物甚則止故已為甚也康樂職
主皆釋詁文傳不解其居之義二章其外傳以外為
禮樂之外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則職思其外謂常
思禮樂無使越於禮樂之外也職思其憂傳曰憂可

不行也。今我不樂日月其愒。愒過也。○愒吐。無已大。

康職思其憂。憂可憂也。云憂者謂鄰國侵伐之。

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休休樂道之心。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

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

散將以危亾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

以刺之也。樞木或作盧鳥侯反昭公左傳及史記作昭侯樂音洛下及註同朝直遙反。

徒佞反洒所懈反沈所寄反。山有樞三章章八句至刺之。

正義曰有財不能用者三章章首二句是也此二句總言昭公不能用財耳其經之所陳言昭公有衣裳車馬鐘鼓酒食不用之是分別說其不能用財之事也有鐘鼓不能以自樂者二章云子有鐘鼓弗鼓弗考是也有朝廷不能洒埽者二章云子有廷內弗洒弗埽是也經先言廷內序先言鐘鼓者廷內人君治政之處其事大鐘鼓者娛樂已身其事小經責昭公先重後輕故先言廷內序既言有財不能用鐘鼓亦貨財之事故因即先言之衣裳車馬亦是有財序獨言鐘鼓者據娛樂之大者言之也經先言衣裳後車馬者衣裳附於身車馬則差遠故先言衣裳也四鄰謀取其國家者三章下二句是也四鄰即桓叔謀伐晉是也故下篇刺昭公皆言沃所并沃雖一國即四鄰之一故以四鄰言之。

山有樞隰有榆。典也樞莖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

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偷以朱反莖田子有衣裳

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婁亦曳也

力俱反馬宛其死矣他人是偷○宛於阮反本亦作苑偷死死貌偷樂也

云偷讀曰偷偷取也○宛於阮反本亦作苑偷至是偷○毛以偷為樂鄭以偷為取言他人將取

之餘同○鄭以偷為取言他人將取偷也○鄭以偷為取言他人將取

之婁與曳連則同為一事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

驅馳俱是乘車之事則曳婁俱是著衣之事故云婁

亦曳也○鄭以偷為取言他人將取取○正義曰以下云是保謂得而居之入室山有栲

謂言而有之故易傳以偷為偷言偷盜取之

詩疏

卷之九

詩疏

詩疏

卷之九

詩疏

詩疏

卷之九

詩疏

詩疏

卷之九

詩疏

詩疏

卷之九

詩疏

詩疏

卷之九

詩疏

詩疏

卷之九

詩疏

詩疏

卷之九

詩疏

詩疏

卷之九

詩疏

詩疏

卷之九

詩疏

詩疏

卷之九

詩疏

詩疏

卷之九

詩疏

詩疏

卷之九

詩疏

詩疏

卷之九

詩疏

詩疏

卷之九

詩疏

詩疏

卷之九

詩疏

詩疏

卷之九

詩疏

詩疏

卷之九

詩疏

詩疏

卷之九

詩疏

詩疏

卷之九

詩疏

詩疏

卷之九

詩疏

公不知故陳桓叔有德民樂從之所以刺昭公也
○封沃至之邑○正義曰封沃者使專有之別
為沃國不復屬晉故云以封沃也桓二年左傳云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
仇其弟以千款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
之名予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
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
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
家之立也不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
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是封
桓叔於沃之事也此邑本名曲沃序單言沃則既
封之後謂之沃國故云沃曲沃也地理志云河東
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
曰武帝於此聞南
越破改曰聞喜

揚之水白石鑿鑿傳興也鑿鑿鮮明貌傳云激揚之水

激流湍疾洗去垢濁白石鑿鑿然興者喻桓叔盛強

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傳鑿于洛反激經歷反

蘇典反去羌呂反垢古傳素衣朱襮從子于沃傳襮領

口反惡烏路反又如字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傳云繡當為綃綃

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為領丹朱為純也國人欲

進此服去從桓叔傳禪音博字林方沃反繡音秀衆

黼音甫綃音消本作綃傳家申毛並侯字下文同鄭改為綃

純真允反又真順反傳既見君子云何不樂傳云君

子謂桓叔傳樂揚之水至不樂○正義曰言激揚
之垢穢使白石鑿鑿然而鮮明以興桓叔之德政教
寬明行於民上除去民之疾惡使沃國之民皆得有

禮義也桓叔既有善政其國日以盛強晉國之民皆欲叛而從之以素為衣丹朱為緣緇黼為領此諸侯之中衣也國人欲得造制此素衣朱襪之服進之以從于桓叔于沃國也國人惟欲歸于沃惟恐不見桓叔皆云我既得見此君子桓叔則云何乎而得不樂言其實樂也桓叔之得民心如是民將叛而從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釋義曰釋器云緇領謂之襪孫炎曰緇刺黼文以襪領是襪為領也郊特牲云緇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儻禮也大夫服之則為儻知諸侯當服之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絲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表衣朱襪王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衣之袖小長耳王藻云中衣繼袂尺注云中衣繼袂揜一尺深衣緣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自祭耳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絲為衣則士以上助祭之服中衣皆用素

也少宰有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朝祭服以布為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目錄云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於已注云弁而祭於已唯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絲衣明中衣亦用素用素則同不必以緇黼為領緇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晉封桓叔於沃別為諸侯之國故晉人欲以諸侯之服往從之桓叔雖受封於晉正是晉自封之非天子之命天子不賜以爵晉是諸侯不得以爵賜諸侯桓叔莊伯皆以字配諡蓋雖君其國未有爵命左傳每云曲沃伯武可自稱伯也傳不注序故於此解沃為曲沃也○釋義曰當至桓叔○正義曰傳之所言郊特牲文彼注云緇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緇讀為緇緇名引詩云素衣朱綃彼注此箋皆破緇為緇者以其黼之與緇共作中衣之領案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緇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為緇文不得別為緇稱緇黼不得同處明知非緇字也故彼緇為緇緇是緇名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緇為緇屬

然則綺是繒綺別名於此綺上刺為繡文故謂之綺
繡也繡上刺繡以為衣領然後名之為繡故爾雅繡
領謂之繡釋為領之別名也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繡
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繡者箋
破此傳繡當為綺下章繡字亦破為繡箋不言者從
此而略之耳此已破為繡禮記注從破引之猶月令
云鮮羔開水注云鮮當為獻月引之徑作獻羔開
未與此同也此則鄭之說耳案下章傳曰繡繡也則
是以繡為義未必如鄭為繡也如傳意繡得為繡者
繡是畫繡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為繡初刺一色
即是作繡之法故繡為刺名傳言繡繡者謂於繒之
上繡刺以為繡非訓繡為繡也孫炎注爾雅云繡刺
繡又以履領是取毛繡繡為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
繡字義亦通也箋以素衣朱繡之下即云從子于沃
故言晉國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言民揚之水白
愛之欲以衣往耳國君之衣非民為之也

石

皓皓潔白也

○皓胡老反

素衣朱繡從子于鵠

○

繡繡也鵠曲沃邑也

○鵠戶毒反

○

義曰晉封桓叔於

曲沃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傍更有邑故云鵠曲沃邑也

既見君子云何其

○

言無憂也揚之水白石粼粼

○

粼粼清澈也

○

刑新反本又作隣同激直列反或作徹誤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

聞曲

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

○

云不敢以告人而去者

畏昭公謂已動民心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疆能脩其政知其

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椒木名聊辭也蕃音煩衍延善反

記 椒聊二章章六句至國焉。正義曰作椒聊詩者刺晉昭公也。君子之人見沃國之盛，疆桓叔能脩其政，教知其後世，猶復蕃衍，盛大子孫，將并有晉國焉。昭公不知故刺之。此序序其見刺之由。經二章皆陳桓叔有美德，子孫蕃衍之事。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 **傳** 興也。椒聊椒也。 **釋** 云椒之性芬

香而少實，今一抔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興者喻

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也。 **釋** 音求又其菊反，何

音拘沈居局反。 **彼其之子碩大無朋** **傳** 勿比也。 **釋** 云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碩謂壯貌，佼好也。大謂德

美廣博也。無朋，平均不朋黨。 **釋** 比王肅孫毓申毛必履反，謂無比例也。一音

必二反申毛作毗。 **椒聊且遠條且** **傳** 條長也。 **釋** 云椒

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 **釋** 且子餘反，下同。 **傳** 聊

至條且。正義曰：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椒聊一抔之實乃蕃衍滿於一升，甚多非其常也。興桓叔子孫既多，又

有美德，彼其是子，謂桓叔其人形貌盛壯，德美廣大，無朋黨阿比之惡行也。椒之香氣日益長遠，以興桓

叔之德彌益廣博。桓叔子孫既多，德益廣博，必將并有晉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聊且皆語助也。 **傳** 椒

聊椒。正義曰：釋木云：檉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檉，陸機疏曰：椒聊語助也。椒樹似菜

其葉以爲香，今成臯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蒸

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

毛詩流 卷六之十一 十四 及古閣

自然作椒橘香。○椒之性至以盛。○正義曰言性
芬香喻美德故下句椒之氣日益長遠喻桓叔德彌
廣博是取香氣為喻也言一棟之實者棟謂椒之房
裏實者也釋木云椒椒醜菜李巡曰椒菜莢也椒菜
莢皆有房故曰棟棟實也郭璞曰菜莢子聚生成房
是椒之房裏名為棟也知蕃衍滿升謂一棟之實者
若論一樹則不啻一升總據一實又不足滿升且詩
取蕃多為喻不言一實之人故知謂一棟之實也驗
今椒實一實之內唯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
一棟滿升假多為喻非實事也王肅云種一實蕃衍
滿一升若種一實則成一樹非徒一升而已不得以
種一實為喻也。○朋比。○正義曰朋黨也比謂阿
比朋亦比之義故以朋為比也。○之子至朋黨。○
正義曰以碩下有太不宜復訓為大故以碩為比俊
竟大謂大德無朋者無朋比之行故知謂平均無其
所黨也孫毓云桓叔明邑不臣以尊傾宗與潘父比
三叔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斯不然矣
言桓叔能脩國政撫民平均望桓叔之美判昭公

之惡耳不得以傾宗四邑為桓叔罪也即如毓言桓
叔罪多矣詩人何得稱其碩大且篤能脩其政乎
桓叔別封於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
條長。○正義曰尚書稱厥木惟條謂木枝長故以條
為長也。○椒聊之實蕃衍盈掬。○兩手曰掬。○掬本又作
也。○彼其之子實大且篤。○篤厚也。○
且遠條且。○言聲之遠聞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章皆舉婚姻正時以刺之三星者參也首章言在天謂始見東方十月之時故王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也在天既據十月二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也謂十一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故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是參星直戶在正月中也此三章者皆婚姻之正時晉國婚姻失此三者之時故三章各舉一時以刺之毛以季秋之月亦是為婚之時今此篇不陳季秋之月者以不得其時謂失於過晚作者據其失晚追陳正時故近舉十月已來不復遠言季秋也鄭以為婚姻之禮必在仲春過涉後月則為不可今晉國之亂婚姻皆後於仲春之月賢者見其失時指天候以責娶者三星者心也一名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昏火星未見之時為之首章言在天謂昏而火星始見東方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也二章言在隅又晚於在天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卒章言在戶又晚於在隅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故月令季夏之日昏火中是六月

之中心星直戶也此三者皆晚矣失仲春之月三章歷言其失以刺之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

傳

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

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詩人事

而後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

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

娶者以為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束

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

方矣故云不得其時

刈草也象苞束草之形宿音秀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良人美室也

云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之夕乎而女以見良

人言非其時○綢繆至良人○毛以為綢繆猶纏綿

束之乃得成爲家用以與女在父母之家必以禮娶

之乃得成爲室家薪芻待人而束猶室家待禮而

成也室家既須以禮當及善時爲婚三星在天始見

東於禮可以婚矣以時晉國大亂婚姻失時故無

妻之男思詠嫁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言今此三星

在天之夕是何月之夕而得見此良人美其時之善

思得其時也思而不得乃自咨嗟言子兮子兮當如

此良人何如何猶奈何言三星在天之月不得見此

良人當奈之何乎言不可奈何矣○鄭以為嫁娶者

常用仲春之月心星未見之時今晉國大亂婚姻皆

不得其月賢者見而責之賢者言已纏綿束薪於野

及夜而歸見三星見於東方已在天矣至家而見初

爲婚者因責之云今夕是何月之夕而汝見此良人

言晚矣失其時不可以爲婚也子兮子兮汝當如此

良人何言娶者後陰陽交會之月失婚姻爲禮之時

是損良人之善當如之何乎言其損良人不可奈何

也由晉國之亂今失正時故舉其事而刺之○綢繆

纏綿也參有三星故言三星參也漢書天文志云參

白虎宿三星是也二章在隅卒章在戶是從始見爲

說逆而推之故知在天謂始見東方也詩言婚姻之

事先舉束薪之狀故知以人事喻待禮也毛以秋冬

爲婚時故云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王肅云謂十月也

○三星至其時○正義曰孝經援神契云心三星

中獨明是心亦三星也天文志云心爲明堂也大星

天王前後星子屬然則心之三星星有大小大者爲

天王小者爲子屬則大者尊小者卑大者象夫又小

者象子婦故云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也二月日

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

之昏合於本位故稱合宿心星又是二月之合宿故

嫁娶者以爲候焉謂候其將出之時行此嫁娶之禮

也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謂仲春之月嫁娶之正

也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謂仲春之月嫁娶之正

也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謂仲春之月嫁娶之正

也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謂仲春之月嫁娶之正

也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謂仲春之月嫁娶之正

也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謂仲春之月嫁娶之正

也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謂仲春之月嫁娶之正

也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謂仲春之月嫁娶之正

也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謂仲春之月嫁娶之正

也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謂仲春之月嫁娶之正

時也箋以下經四句是賢者責人之辭故知納繆束
薪為賢者自束其薪不為與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
其在天也因為以束薪而歸故言之也昭十七年左傳曰
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小星箋
云心在東方三月時則心星始見在二月矣此箋云
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者正以三月至於六月則有四
月此詩唯有三章而卒章言在戶謂正中血戶必是
六月昏也逆而差之則二章當五月首章當四月四
月火見已久不得謂之始見以詩人始作總舉天象
不必章舉一月御差次之使四月共當三章故每章
之箋皆舉兩月也成婚之時當以火星未見今已見
在天是不得其時也凡取星辰為候多取昏旦中為
義此獨取心星未出為候者以火者天之火辰星有
夫婦之象此星若見則為失時故取將見為候夏官
司權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鄭
司農云三月昏時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黃
昏心星伏於戌上使民納火又哀十一年左傳云火

伏而後蠶者畢此取將見為候彼取已伏為候其意
同也此篇三章與標有梅三章箋據時節其理大同
彼文王之化有故不以仲春者至夏尚使行嫁所以
蕃育人民故歌而美之此則晉國之亂不能及時至
使晚於常月故陳而刺之本意不同美刺有異也○
良人美室○正義曰小戎云厭厭良人妻謂夫謂
良人知此美室者以下云見此象者象是三女故知
良人為美室良訓為善故稱美也傳以三星在天為
昏之正時則此二句是國人不得及時思詠善時得
見良人之辭也王肅云婚姻不得其時故思詠嫁娶
之夕而欲見此美室也○今夕至其時○正義曰
箋以仲春為婚月三星在天後於仲春故以此二句
為責娶者之辭也說苑稱鄒君與越人同舟越人擁
楫而歌曰今夕何夕今得與舉舟水流今日何日今
得與王子同舟如彼歌意則嘉美此夕與箋意
異者彼意或出於此但引詩斷章不必如本也子兮
子兮如此良人何子兮者嗟茲也云子兮子兮

兄弟將為沃所拜爾

○杖杜徒細反本或作夷狄字非也下篇同并必政反

疏

杖杜二章章九句至并爾。正義曰不親宗族也下四句成異姓之人令輔君為治亦是不親宗族之言故序略之

有杖之杜其葉湑湑

傳

○杖杜徒細反本或作夷狄字非也下篇同并必政反

葉不相比也

○潛私倣反比唯志反下文及并同

獨行踽踽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父

傳

○踽踽無所親也

疏

云他人謂異姓也

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於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

之臣乎顧恩不如同姓親親也

○踽俱字反遠千萬反

嗟行之

人胡不比焉

傳

云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

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為政令人無兄弟胡不依

焉

傳

云異姓卿大夫女見君無兄弟之親

親者何不相推仗而助之

○仗七利反

疏

有仗至仗焉。正義曰言有仗

然特生之杜其葉湑湑然而盛但柯條稀疏不相比次以與普君疏其宗族不與相親猶似杜之枝葉不相比次然也君既不與兄弟相親至使骨肉離散君乃獨行於國中踽踽然無所親暱者也豈無他人異姓之臣乎顧其恩親不如我同父之人耳君既不親同姓之人與之為治則異姓之臣又不肯盡忠情君將為沃國所并故又戒之云嗟乎汝君所與共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之等汝何不輔君為政令焉又謂異姓之臣汝既見人無兄弟之親何不推仗而助之焉同姓之臣既已見疏不得輔君猶冀他人輔之得使不滅故戒異姓之人使助君也。○仗待至相比。○正義曰釋木云杜赤棠白者棠髮光云赤者為杜

毛詩流

卷之三十六

及古

白者為棠陸璣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
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亦棠子澀而
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
弓幹是也棠棠者華亦云其葉清分則澆澆與菁菁
皆茂盛之貌傳於此云澆澆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
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
族雖盛不相親暱也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宜以盛
為喻故下章易傳以菁菁為稀少之貌此章直取不
相比次為喻不取葉盛為喻菁菁實是茂盛而得為
稀少貌者以葉密則同為一色由稀少故見其枝以
菁菁者菁菁菁為茂之貌則知鄭意亦以菁菁澆
澆為茂貌但不取葉為與耳○**君**所至政令○正
義曰言嗟行之人是嗟歎此所行之人也君既疏其
宗族宗族不與君行故知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
大夫也比輔釋詁文彼輔作備亦是輔之義也○**君**
功○正義曰飲古次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
訓飲**有**杖之杜其葉菁菁**菁菁**菁菁葉盛也○云菁

菁稀少之貌○菁本又作青同子零反**獨行**裒裒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姓裒裒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裒本亦作

營○**行**共文故知是無所依無所親暱之貌上言親

此言依義亦同變其文耳以上**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杖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恤**憂也

○恤本亦作**郵**荀律反**刺**其在位不恤其民各謂朝朝

廷卿大夫也以在位之臣輔君為政當助君憂民而懷惡於民不憂其民不與相親比故刺之經二

章皆刺在位懷惡不恤下民之辭俗本
或其下有君衍字定本無君字是也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祛祛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

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云羔裘豹

祛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

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祛起居反又丘據

音據此毗志反悖補對反豈無他人維子之故云此民卿大夫

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

乃念子故舊之人羔裘至之故正義曰在位之

以為喻言以羔皮為裘豹皮為祛裘祛異皮本末不
同以與民欲在上憂已在上疾惡其民是上下之意

亦不同也在位之心既與民異其用使我之眾人居

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我民相親不憂我之困苦也

卿大夫於民如此民見君子無憂民今欲去之言我

豈無他人賢者可歸往之手維子之故舊恩好不忍

去耳作者是卿大夫采邑之民故言已與在位故舊

恩好祛祛至之貌正義曰玉藻說深衣之制

云祛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又曰祛尺二寸

注云祛口也然則袂與祛別此以祛祛為一者祛是

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其通皆為祛以深衣云

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祛皆為祛故以為祛袂

-5 235 45 915" data-label="Text">

也以裘身為本裘袂為末其皮既異是木末不同喻
在位與民異心也直以裘之本末喻在位與民耳不
以在位與民為本末也此解直云祛袂定本云祛袂
未與禮合釋詁云山用也自由也展轉相訓是為
用也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
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此言懷惡而不與民相
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
○羔裘至困苦○正義曰鄭風羔裘言古之君子以

風其朝焉經稱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是知在位之臣服此豹袖之羔裘也傳已解與喻之義箋又解所以用裘與意以在位身服此裘故取其裘為與召南羔裘亦以大夫身服此羔裘即言其人有羔羊之德與此同也有恃惡之色不恤民之困苦申明傳懷惡不此之意○**圖**此民至之人○正義曰箋以民與大夫尊卑懸隔不應得有故亂舊恩好而此云維子之好故解之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好也作詩者雖是采邑之民所恨乃是一國之事何則采邑之民與故舊尚不存恤其餘非其故舊不恤明矣序云在位不恤其民謂在位之臣莫不盡然非獨食采邑之主偏苦其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指謂他國可往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也故王肅云我豈無他國可歸乎維念子與**羔裘豹裘自我人究究****圖**褒貶有故舊也與鄭同

猶法也究究猶居居也

○褒除究反本又作襄同究九又反爾雅云居居究究惡

也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圖**云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

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好呼報

反注**圖**我不至遺風○正義曰北風刺虐則云攜同**圖**手同行碩鼠刺貪則云適彼樂國皆欲奮飛

而去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言猶有帝堯遺化故風俗淳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鴉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圖**大亂五世者昭公孝

侯鄂侯哀侯小子侯

○鴉音保似鴉而大無後趾政役音征篇內注同養羊亮

反鄂五 **鵲** 鵲羽三章章七句至是詩。正義曰言各反。下從征役者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不有征役之勞，今乃退與無知之人，其從征役，故言下也。定本作下從征役，經三章，上二句言君子從征役之苦，下五句根不得供養父母之辭。○大亂至子侯。正義曰案左傳桓二年稱魯惠公三十年晉潘艾款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傳稱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隱六年傳稱翼人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二年傳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溼夜獲之，桓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是大亂五世之事。案桓八年傳云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於晉，則小子侯之後復有緡為晉君，此大亂五世不數緡者，以此言昭公之後，則是昭公之詩，自昭公數之，至小子而滿五

故數不及緡也。此言大亂五世則亂後始作，但亂從昭起，追刺昭公故為昭公詩也。

肅肅鵲羽集于苞栩 **興也** 肅肅鵲羽聲也。集止苞，隳

栩，杼也。鵲之性不樹止。云興者，喻君子當居安平

之處。今下從征役，其為危若如鵲之樹止，然隳者，根

相迫，遂相致也。苞，補交反，栩，況羽反，隳，本又作隳，

雅云：概也。杼，食汝反。徐治與反，處昌慮反。遂，側百反。栩，口本反。致，直置反。下同。王事靡盬，不

能藝稷黍。父母何怙。監不攻，絃也。怙，恃也。云藝

樹也。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力焉。既則罷倦，不能

播種五穀。今我父母將何怙乎。監音古，藝音世，悠

悠蒼天曷其有所

○

云曷何也何時我得其所致

○

蕭蕭至有所。正義曰言蕭蕭之為聲者是鵝鳥之羽飛而集於苞樹之上以與君子之人乃下從於征役之事然鵝之性不樹止今乃集于苞樹之上極為危苦喻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今乃下從征役亦甚為危苦君子之人既從王事此王家之事無不攻緻故盡力為之既則罷倦雖得還家不復能種藝黍稷既無黍稷我之父母當為何所依怙乎乃告於天云悠悠乎遠者蒼蒼之上天何時乎使我得其所免此征役復平常人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此時征役未止故訴天告怨也。蕭蕭至樹止。正義曰苞種釋言文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種郭璞曰今人呼物叢緻者為種箋云種者根相迫連相緻貌亦謂叢生也樹杼釋木文郭璞曰柞樹也陸璣疏云今柞杼也徐州人謂杼為杼或謂之為杼其子為杼或言早斗其殼為汁可以染早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汁謂杼為杼五方通語也鵝鳥連蹄且不樹止

不至怙情。正義曰盥為盥字異義同昭元年左傳云於文皿盥為盥後之飛亦為盥杜預云皿器受盥害者為盥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盥然則盥害器取教者皆謂之盥是盥為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此云盥不攻緻四壯傳云盥不堅固其義同也定本後皆作致參我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怙恃義同言父母當何恃食故下言何食何嘗與此相接成也。可執樹至怙乎。正義曰何知不為身在役所不得營農而云王事盡力雖歸既則罷倦不能播種者以經筋力疲極雖歸而不能也。蕭蕭鵝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云極已也蕭蕭鵝行集于苞桑。行翮也。反注同翮。戶華反爾雅云。翮行翮也。正義曰以上言羽本謂之翮。翼明行亦羽翼以鳥翮之毛有行

一列故稱 王事靡盬不能蓺稻梁父母何嘗悠悠蒼天

曷其有常

鵠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刺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

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天子之使是時使來

者 并卑政反下注同為 無衣二章章三句至

衣詩者美晉武公也所以美之者晉昭公封叔父

成師於曲沃號為桓叔桓叔生莊伯莊伯生武公

繼世為曲沃之君常與晉之正適戰爭不息及今

武公始滅晉而有之其大夫為之請王賜命於天

子之使而作是無衣之詩以美之其大夫者武公

之下大夫也曲沃之大夫美其能并晉國故為之

請命此序其請命之事經二章皆請命之辭

命於天子之使故云是時使來使以他事適晉大

夫就使求之欲得此使告于令王賜以命服也業

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繆於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

使號公命曲沃伯為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

云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

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

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并晉地

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計緡以桓

毛詩疏

別來適晉則非所知耳若當時以命賜之即命晉

晉藏其命服待請而與之哉若號公於賜命之前

矣傳稱王使號公命曲沃伯為晉侯則號公適晉

之時齋命服來賜大夫不假請之豈號公奉使適

晉大夫就之請命其使名號書傳無文也或以為

使即號公當來賜命之時大夫就之請命斯不然

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號公命

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號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

晉大夫就之請命其使名號書傳無文也或以為

使即號公當來賜命之時大夫就之請命斯不然

矣傳稱王使號公命曲沃伯為晉侯則號公適晉

之時齋命服來賜大夫不假請之豈號公奉使適

晉藏其命服待請而與之哉若號公於賜命之前

別來適晉則非所知耳若當時以命賜之即命晉

之時不須請也故箋
直言使來不知何使

豈曰無衣七兮

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

云我豈

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不如子之

衣安且吉兮

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君

云

武公初并晉國心不自安故以得命服為安

豈曰至吉

兮○正義曰此昔請命之辭晉大夫美武公能并晉國而未得命服故為之請於天子之使曰我晉國之中豈曰無此衣之七章兮晉舊有之矣但不如天子之衣我若得之則心安而且又吉兮天子命諸侯必賜之以服故請其衣就天子之使請天子之衣故云子之衣也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國君武公并晉國心不自安故得王命服則安且吉兮○侯伯至七章○正義曰此解指言七兮之意晉唐叔之封爵

稱侯侯伯之禮冕服七章故請七章之衣春官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七章是十命七章之衣案春官中車云金路鈎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車服猶如上公若晉唐叔之屬然則唐叔是王之母弟車服猶如上公公之服九章此大夫不請九章之服而請七章者王子母弟車服得如上公無正文正以周之建國唯二王之後稱公其餘雖大皆侯伯也彼云同姓以封必是其為侯伯侯伯以七為節而金路樊纓九就則知王子母弟初出封者車服猶如上公故得以九為節如上公者唯王子母弟一身若唐叔耳其後世子孫自依爵命之數故請七章之衣也○諸侯至為君○正義曰此解得衣乃安之意諸侯者天子之所建不受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君故不得衣則不安也必請衣者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是王命諸侯必皆以衣賜之

故請衣也案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闕莊元年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然則諸侯當往就天子受命此在國請之者天子賜諸侯之命其禮亡案春秋之世魯文公成公晉惠公齊靈公皆是天子遣使賜命左傳不聽之則王賜諸侯之命有召而賜之者有遣使賜之者穀梁之言非禮意也此武公以尊尊宗故心不自安得命乃安也及世家稱武公厚賂諸侯王信王乃賜之命是於法武公不當賜之美之者其臣曰無衣六兮天子之卿六命車之意美之耳

旗衣服以六為節云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

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

子至為節。正義曰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是毛所據之文也云車旗者蓋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衣服者清謂冠弁也飾則六玉冠則六辟續夏官射人云二

公卿士其子男同也則其服亦毳冕矣三公之冕冕則其卿服亦冕矣大夫服玄冕則司服注云緇冕衣一章或云章而此云六為節不得為卿六章之衣故毛止有三章而此云六為節不得為卿六章之衣故毛鄭並不云章或者司服之注自說天子之服隆殺之差其臣自當依命數也。變七至愈乎不。正義曰傳正解六兮為天子之卿服不解晉人請六章之服意故箋申之今晉實侯爵之國非天子之卿所以請六章衣者謙不敢必當侯伯之禮故求得受六命之服次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愈猶勝也言臣若得六章之衣猶勝不也上箋解七章之衣言晉書有之此不言晉書有之者晉國舊無此衣不得言舊有也檢晉之先君見經傳者變父事康王文侯輔平王有為天子卿者但侯伯入為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六章之衣故鄭答趙商云諸侯入為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其不降本國不服六章也鄭知然者以大車陳古之天子大夫行決男女之訟經云毳衣如蒺則是子男入為大夫得服毳

是故知入仕王朝者各依本國之命晉之先世不得
有六章之衣實無六章之衣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
上章之文飾辭以不如予之衣安且煥兮煥煥也
請命耳非實有也
○與本又作煥於
六反煖奴緩反
義曰釋言文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

賢以自輔焉

○宗族本
亦作宗族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至輔焉
○正義曰言寡

特者言武公專在己身不與賢人圖事孤寡特立也兼其宗族者昭侯以下為君於晉國者是武公之宗族武公兼有之也武公初兼宗國宜須求賢而不求賢者故刺之經二章皆責君不求賢人之事也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

與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

云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恆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

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與

者喻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

歸似乎特生之杜然

○陰於鳩反又如

彼君子兮噬

肯適我

噬逮也

云肯可適之也彼君子之人至

於此國皆可求之我君所君子之人義之與比其不

來者君不求之

○噬市世反韓詩作

中心好之曷飲

食之

云曷何地言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

是故知入仕王朝者各依本國之命晉之先世不得
有六章之衣實無六章之衣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
上章之文飾辭以不如予之衣安且燠兮燠煖也
請命耳非實有也燠煖也
○無本又作燠於燠煖也
六反煖奴緩反義曰釋言文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

賢以自輔焉宗族本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亦作宗族
至輔焉
正義曰言寡

特者言武公專在己身不與賢人圖事孤寡特立
也兼其宗族者昭侯以下為君於晉國者是武公
之宗族武公兼有之也武公初兼宗國宜煩求賢
而不求賢者故刺之經二章皆責君不求賢人之
也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與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

云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恆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

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與

者喻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

歸似乎特生之杜然
○陰於鳩反又如
字本亦作蔭同
彼君子兮噬

肯適我噬逮也
云肯可適之也彼君子之人至

於此國皆可求之我君所君子之人義之與此其不

來者君不求之
○噬市世反韓詩作
中心好之曷飲

食之云曷何地言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

禮極歡以待之

○好呼報反下同飲於鴉

○食之

正義曰言有杖然特生之類生於道路之左人所宜休息今日所以人不休息者由其孤特獨生陰涼寡薄故也以興武公一國之君人所宜往往今日所以人不往仕者由其孤特為君不才賢者故也因教武公求賢之法彼君子之人今世能來連於我國者皆可使之適我君之所何則君子之人義之與此故求則得之今不來者由君之不求之耳君欲求之當如之何君當中心誠實好之何但飲食而已當盡禮極歡以待之則賢者自至矣

○道左至杜然

○正義曰玉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言左右據南嚮西嚮為正在陰為右在陽為左故傳言道左之陽箋以為道東也物積而後始極既極而後方衰從旦積爨故日中之後乃極熱從昏積涼故半夜之後始極寒計一歲之日分乃為陰陽當以仲冬極寒仲夏極暑而六月始大暑季冬乃大寒亦此意

○王義曰譯言文逮又別訓為至故箋云君子之人至

於此訓此逮為至也

○有杖

之杜生于道周

○周曲也

○正義曰言道周遠之

彼君子兮嚙肯來遊

○遊觀也

○中心好

之曷飲食之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

○喪棄亡

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

反攻音貢又如字喪息浪反注

同又如字思息嗣反或如字

義曰數攻他國數與敵戰其國人或死行陳或見囚虜是以國人多喪其妻獨處於室故陳妻怨之

齊下同篋曰牒反獨本亦作獨又作攢走木反予美亡此誰與獨旦云旦

明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獨自潔明

且○正義曰婦人夫既不在獨齊而行祭當齊之時

出衣之衾枕設物思夫言此角枕粲然而鮮明兮歸

美之人身無於此當與誰齊乎獨自取潔明耳○

齊則至藏之○正義曰傳以婦人怨夫不在而言角

枕錦衾則是夫之衾枕也夫之衾枕非妻得服用且

若得服用則終常見之又不得見其衾枕始恨獨且

知此衾枕是有故乃設非常服也家人之大事不過

祭祀故知衾枕齊乃用之故云齊則角枕錦衾夫在

之時用此以齊令夫既不在妻將攝祭其身既齊因

出夫之齊服故觀之而思夫也傳又自明已意以禮

夫不在斂枕篋衾席獨而藏之此無故不出夫衾枕

明是齊時所用是以齊則出角枕錦衾也內則云夫

不在斂枕篋衾席獨而藏之此傳引彼變單為衾

經衾文○大雖至行事○正義曰祭統云夫祭也

者必夫婦視之是祭祀之禮必夫婦共奉其事箋嫌

夫不在則妻不祭故辨之云夫雖不在其祭也使人

齊代為主雖他人代夫為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是

故因已之齊出夫之衾枕非用夫衾枕以自齊也故王肅云見夫齊物感以增思是也

冬之夜言長也云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

極言之以盡情百歲之後歸于其居云居墳墓也

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云反墳扶冬之夜夏

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室猶居也云室猶冢

壙音壙葛生五章章四句

詩流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苓力丁反即甘草葉似地黃好呼

報采苓三章章八句至讒焉○正義曰以獻公反好聽用讒人之言或見貶退賢者或進用惡人故刺之經三章皆上三句刺君用讒下六句教君止讒皆是好聽讒之事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興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

苓細事也首陽幽僻也細事喻小行也幽僻喻無徵

也○云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衆多非一也皆云

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

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

似而非○辟匹亦反下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

旃苟亦無然○苟誠也○云苟且也爲言謂爲人焉

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言焉也舍之焉

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此二者且無信受

之且無咎然○爲言于偽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

謂爲人並于偽反若經文依字讀則此上爲字亦依字訕所諫反人之爲言胡得焉

云人以此言來不信受之不咎然之從後察之或

時見罪何所得○采苓至得焉○毛以爲言人采苓

之以興獻公問細小之行於何處求之於首陽之巔采

求之采苓者細小之事以喻君求細小之行也首陽者幽僻之山喻小人是無徵驗之人也言獻公多問小行於小人言語無徵之人故所以讒言興也因敘

君止讒之法人之詐偽之言有妄相稱薦欲令君進
內之者君誠亦勿得信之若有言人罪過令君舍之
舍之者誠亦無得吝然君但能如此不受偽言則人
之偽言者復何所得焉既無所得自然讒止也人之
偽言與舍旃舍旃文互相見上云人之偽言則舍旃
舍旃者亦是人之偽言也舍旃者謂謗訕人欲使見
其退則人之偽言謂稱薦人欲使見其進用是互相明
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爲言○鄭以采苓采苓
者皆言我采此苓於首陽之巔然首陽之巔信有苓
矣然而今人采之者未必於首陽而人必信之以其
事有似也事雖似而實非以興天下之事亦有似之
而實非者君何得謂人之讒而輒信之乎下六句唯
以苟爲且餘同○**采苓**大至無微○正義曰苓大苦
釋草文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采苓者取草而
已故爲細事首陽在河曲之內故爲幽僻細事喻小
行謂小小之事幽僻喻無微謂言無微驗幽隱時則
非顯見之處故以喻小人言無微驗也讒言之起由
君暱近小人故責君數問小事於小人所以致讒言

也箋易之者鄭答張逸云篇義云
好聽讒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
采苦采苦首陽之

下 **苦** 苦菜也 **采** 苦菜○正義曰此茶也陸
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枯

而美所謂董茶如館內則
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 **無與勿用也人之爲言胡得焉**

葑采葑首陽之東 **葑** 菜名也 **人之爲言苟**

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卷之二十三 章二百三回

采芥三章章八句

亦無辨舍賦舍賦亦無然人之為言四野語

採采芣苢之東在萊谷也人之為言

舍賦亦無然無與也人之為言四野語

不苦苦菜也苦菜生山田及野中人之為言

苦菜也苦菜生山田及野中人之為言

采苦采苦首回

毛詩註疏卷第六 六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秦車鄰詁訓傳第十一

陸曰秦者隴西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非昔舉陶之

子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虞賜姓曰贏其末孫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於沂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于秦

谷及非子之曾孫秦仲周宣王又命為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殺幽閼室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

秦譜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秦令隴西秦亭秦谷是也

於禹貢鳥鼠之山在雍州也鳥鼠與秦今俱在隴西
故云近鳥鼠之山也爾雅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餘其
鼠爲鼯是鳥鼠共處一山以爲名既有鳥鼠之山又
別有同穴之山禹貢王肅注云鳥鼠同穴皆山名是
也。堯時有伯翳者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
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正義
曰鄭語公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
翳伯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地理志又云秦之先曰
伯益助禹治水爲舜虞官養草木鳥獸賜姓嬴氏秦
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
鳥隕郊女脩谷之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
華女華生太費太費與禹平水土又佐舜調馴鳥獸
鳥獸多馴服是爲伯翳舜賜姓嬴氏是治水賜姓之
事也如本紀之言則蓋又名太費太費之父名大業
列女傳曰臯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昔大家注云臯子臯
陶之子伯益也然則臯陶大業一人也且秦是伯益
手之後而中候首與云臯陶之苗爲秦秦出伯益明是
臯陶之子也先言伯翳然後上本臯陶者以舜賜伯

翳爲嬴姓不賜臯陶秦爲嬴姓始自伯翳後以伯翳
爲首也虞書稱舜曰疇若予土下草木鳥獸禽以伯翳
哉帝曰兪益汝作朕虞是舜命作虞官也。歷夏商
興衰亦世有人焉。正義曰本紀又云太費生子二
人一口太費實鳥谷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
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
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帝大
戊使爲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
以佐殷國故嬴姓名顯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湣在
西戎保西垂生黃廉黃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
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是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
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
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正
義曰本紀又云惡來有子曰女妨女妨生旁臯旁臯
生大几大几生大維大維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
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
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維適嗣申侯
之女爲大維之妻生子成爲適於是孝王曰昔伯翳

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令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
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
不廢申侯之女于為大雅適者是季王使養馬封之
事也言將以非子為大雅之嗣則從中滴以來世保
西垂常有國主非子分其國地別為附庸也本紀直
云伯翳為舜主畜不云能知禽獸之言地理志稱孝
王云昔伯益知禽獸是知其言語也傳二十九年左
傳說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音賈逵云伯益曉是術
蔡邕云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辨音於鳴牛是伯翳
知禽獸之言也○至晉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
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制國人美之晉之變風始作○
正義曰本紀又云秦嬴立十年卒生公伯立
三年卒生秦仲是仲為非子會孫也又云秦仲立三
年周厲王無道西戎滅大丘大雅之族周宣王即位
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是宣王又命作大夫也王
制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附於諸侯曰附庸
周禮男國百里則附庸又無百里矣邾滕紀莒之等
以其國小夷而不錄其詩而錄秦仲附庸之風者邾

詩云桓公附於史伯曰姜嬴其孰與對曰國大而
德者近與秦仲齊矣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與乎言
秦仲國大將與是其土地廣寬雖未得爵命而大於
邾莒詩者緣政而作故附庸而得有詩也且秦於襄
公之後國大而錄其詩因秦仲先已有詩故并錄之
王按年表秦仲以宣王六年卒計桓公問史伯之時
乃在幽王九年所以仍言秦仲者秦仲之後遂為大
國以秦仲有德故繫而言之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
未得爵命無謚可稱春秋附庸君例稱名襄之則書
字秦仲又作宣王大夫史策之文正當書字故稱字
體國以美之也○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與兵討
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
列為諸侯○正義曰本紀稱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
公又云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有功周遷
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
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
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是平王之初救周賜地之事也
襄公始為諸侯莊公已稱公者蓋追謚之也○逢橫

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正義曰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則周之二都相校焉畿其地東西橫長西都方八百里也本紀云賜襄公岐山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叔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借自岐以西如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言與本紀異者按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成襄公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卽如本紀之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襄公已後更無功德之若復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卽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其封域東至池山在制岐終南惇物之野。正義曰地謂靡池境界廣被之意於禹貢無遮山鄉據時山之名按秦境所及而言之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則此山皆屬雍州秦居其傍故云之野也不言西至獨言東至者以秦居西而東近鳥鼠之山不須復言其西

故直言東至而已卽既云變風作而又言此者以襄公之時又能取周地與秦仲時異故復說其得地之由境界所任。至文孫德公又徙於雍云。正義曰按本紀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是德公爲襄公玄孫也本紀又言秦仲自中潏已後世保西垂至大維生非子非子別居於大丘厲王時西戎滅大維之族秦仲之子莊公伐西戎破之并得大維之地爲西垂大夫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冬獵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卽營邑之寧公二年徙居平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餘廣云大丘今槐里縣也平陽今郿縣平陽亭是也雍今扶風雍縣也如本紀之言則大維之族世居西垂非子封爲附庸別居槐里及莊公伐戎并得大維之地卽就大維舊居西垂也至文公還居非子舊墟在汧渭之間卽槐里是也寧公徙平陽至德公乃徙雍鄭獨言德公徙雍者以德公之後常居雍故特言之僖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昭元年左

傳云秦后子享晉侯自雍及絳是秦自後公已德常
居雍也本或作穆公徙雍者誤耳何則穆公者懿公
之子於襄公爲玄孫之子非玄孫也又中候說期注
秦本在隴西襄公玄孫德公始徙雍是雍依本紀以
爲德公徙雍非穆公也本紀又云德公立二年卒子
宣公立十二年卒弟成公立四年卒弟穆公任好立
二十九年卒子懿代立是爲康公此其君次也其詩
則車隣美秦仲爲秦仲詩也駟鐵小戎兼葭終南序
皆云襄公是襄公詩也黃鳥刺穆公是穆公詩也履
風渭陽權輿序皆云康公是康公詩也無衣在其中
明亦康公詩次故鄭在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襄二
十九年在傳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
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曰
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隣駟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
故曰夏聲如服之意以駟鐵小戎爲秦仲之詩與序
正違其言非也言夏聲者杜預云秦本在西戎沂靡
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

聲故謂之夏聲耳不由
在諸夏追錄故稱夏也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鄰本亦作隣又作隣栗人
反始大絕句或連下句非
好焉。正義曰作車鄰詩者美秦仲也秦仲之詞
始大又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故美之也言秦
仲始大者秦自非子以來世爲附庸其國仍小至
今秦仲而國上大矣由國始大而得有此車馬禮
樂故言始大以冠之有車馬者首章上二句是也
侍御者下二句是也二章卒章言鼓瑟鼓簧並論
樂事用樂必有禮是禮樂也經先寺人後鼓瑟序
先禮樂後侍御者經以車馬行於道路國人最先
見之故先言車馬欲見秦仲先令寺人故次言寺
人既見秦仲始見其禮樂故後言鼓瑟二章傳曰
又見其禮樂是從外而入以次見之序以車馬附
於身經又在先故先陳之禮樂又重於侍御故先

禮樂而後侍御此三者皆君之容好故云之好焉必知始人爲何者以昭識序云始命謂始命爲諸侯也即如此始大謂國此始大也若連下爲文即車馬禮樂多少有度不得言大有也王肅云秦篤刑厲世處西戎秦仲簡德爲宣王大夫遂誅西戎是以始大鄭謂云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且大其將與平章昭注引詩序曰秦仲始大是先備斷始大爲句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

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顛也

顛

都田反的丁歷反顛系顛反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寺人內小臣

也云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

又始有此臣

寺如字又音侍本亦作侍字寺人奄人令力呈反注同又力政反沈力丁反

韓詩作伶云使

有車至之令正義曰此美秦仲

伶傳直專反

初有車馬侍御之好言秦仲有車

多其聲鄰鄰然有馬衆多其中有白顛之馬車馬既多又有侍御之臣未見君子秦仲之時若欲見之必先有寺人之官令請之使寺人傳告秦仲然後人得見之鄰鄰至的顛正義曰車有副武明非

一車故以鄰鄰爲衆車之聲車既衆多則馬亦多矣故於馬見其毛色而已不復言衆多也釋畜云馬的顛白顛合人曰的白也顛顛也顛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寺人內小臣正義曰天官序官云內小

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然則寺人

與內小臣別官矣此云寺人內小臣者解寺人官之尊卑及所掌之意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內小臣之官與寺人之官自別矣若然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奄官上士四人

與寺人之官相近被言巷伯內小臣巷伯即是內小臣之官此傳言寺人內小臣而知寺人非內小臣之

官者毛鄭異人言非一繫正以天子諸侯之官內小
臣與寺人皆別號傳意不以寺人為內小臣之官也
巷伯所以知即內小臣也蓋以寺人作詩而篇名巷
伯明巷伯非寺人皆謂巷伯在官則巷伯與寺人之
官同掌內事相近明矣巷伯中道名也伯者長也
主宮巷之官最長者與有內小臣耳故知巷伯即是
內小臣之官也。○欲見至此臣。○正義曰附庸雖
未爵命自若其國隨諸侯故言欲見國君使寺人
傳告之舉寺人以天奈仲者明仲又始有此臣也按
夏官小臣掌王之命天子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
之戒令然則天子之官自有小臣主王命寺人主內
令不主王命矣燕禮云小臣戒與者則諸侯之官有
小臣亦應小臣傳君命此說國君之禮使寺人傳命
者天子備官故外內異職諸侯兼官外內共掌之也
僖五年左傳說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
昭十年傳說宋平公之喪使寺人柳熾炭于位則諸
侯寺人傳達君命是禮之常也**阪有漆隰有栗****傳**興也阪者曰阪下

淫曰隰云與者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

音反又扒板反跋彼寄既見君子並坐鼓瑟又見

其禮樂焉云既見既見秦仲也並坐鼓瑟君臣以

閒暇燕飲相安樂也。○開音閑樂音洛下文並同今者不樂逝者

其耆耆老也八十曰耆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

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自使老言將後隴祿

也。○耆田結反一音天節反朝阪有至其耆。○正

木隰中有栗木各得其宜以興秦仲之朝上有賢君

願仕焉我今者不於我君之朝仕而自樂若更之他

皆有此樂故云周園之樂馬儀則就於周中上二
章園中事也調習車馬
曰園有樂曰周園而大同春備其耳園者城養禽
獸之處其制法依四青里處於郊靈臺云王在
靈圃觀擊壤義引之云
對也宣王云臣聞郊之內有圃焉方四十里是
在郊也圃者種菜園果之處因在其內調習車馬
言遊於此圃蓋近北地官載師云以場圃任
園地明其土圃近也
本紀云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西之地然則
始命之為諸侯謂平王之世又解言始命之意秦
始為附庸謂非子至於襄公莊公常為附庸今始
得命故言始也本或秦下有仲
衍字定本直云秦始附庸也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

傳

賦驪阜大也

傳

云四馬六轡六

轡在手言馬之良也

阜符有反
驪力知反

公之媚子從公于

狩

能以道媚於上下者冬獵曰狩

傳

云媚于上

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

眉

駟鐵

至于狩。正義曰言襄公乘一乘駟鐵

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公乘此良馬與

賢人共獵公之臣有能媚于上下之者從公而往田

狩公又能親賢如是故國人美之。鐵驪阜大。

正義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則驪為黑色

鐵者言其色黑如鐵故為驪也說馬之壯大而云孔

阜故知阜為大也。四馬至之良。正義曰每馬

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駟馬內
轡納之於歛故在手者唯六轡耳聘禮云賓執總乘
馬注云總八轡牽之贊者謂步牽馬故八轡皆在手
也大叔于田言六轡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
故為御之良此言六轡在手謂在手而已不假控制
故為馬之良也。能以至曰狩。正義曰媚訓愛

也能使若愛臣令上媚下又使臣愛君令下媚上能以已道愛於上下故愛申之云謂使君臣上下相合言此一人之身能使他人上下相合也卷阿云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謂吉士之身媚于媚下如此亦不是已身能上媚下媚者以其特言公之媚于從公于狩明是大賢之人能和合他人使之相愛非徒已身能愛人而已文王四友子曰有疏附能使疏者親附是其和合他人則其為賢也謂之媚于者王肅云媚大

夫稱子冬獵奉時辰牡辰牡孔碩時是辰時也冬

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云奉是時牡者謂

虞人也時牡甚肥大言禽獸得其所○虞仁公曰左

之舍拔則獲拔矢末也云左之者從禽之左射

之也拔括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舍音捨拔箭末反射食亦反括音

活反善○奉時至則獲正義曰言襄公曰獵之時別音社○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謂驅以待公射之此時節之牡獸其肥大矣公成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得其獸言公之善射也○時是至羣獸正義曰時是釋詁文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為時也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所異者彼言獸物此言羣獸耳彼注云狼音聚麋音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及狐狸也然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也○奉是至其所正義曰地官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辨田植虞旗于中以致禽然則田獵是虞人所掌必是虞人驅禽故知奉是時牡謂虞人也按獸人所獻之獸以供膳傳引獸人所獻以證虞人奉之者以下句言舍拔則獲此是獵時之事故知是虞人奉之也獸人獻時節之獸以供膳故虞人亦驅時節之獸以待射虞人無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之文以解時牡耳○拔矢末正義曰言舍拔則獲是放矢得獸故以拔為矢末以鐵為首故按為末

獵注云佐車驅逆之車得不以從左驅禽謂之佐車者彼驅逆之車依周禮田僕所設非君所乘此公曰左之是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欲從禽之左而射之也此是君所乘田車非彼驅逆之車也逐禽由左禮之常法必言公曰左之者公見獸乃命逐之故言公曰傳以拔爲矢木不濟爲拔之處故申之云拔活也家語孔子與子路論矢之事云括而羽之鏃而矟之其入之不益深乎是謂矢末爲括也既言公曰則是公自舍之故云公善射也

四馬既閑

傳 閑習也

傳 云公所以田則克獲者乃遊

于非閑之時時則已習其四種之馬

種章勇反

翰車

鏃載獫狁

傳

翰輕也獫狁田犬也長喙曰獫狁

蒙曰坎騎

傳

云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鏃異於乘

車也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

遊於北園時所爲也

輔由九反又音山鸞盧端反鏃彼騎反獫力驗反說文音力

爲反歌本又作獨許謂反說文音火遏反駟本又作

喬同許喬反輕遣政反又如字下同喙泥廢反驅丘

遊反或丘干反乘繩遊下至歌駟。正義曰此則

義反搏音博舊音付倒本未獵之前調習車馬之

事言公遊于北園之時四種之馬既已閑習之矣於

是之時調試輕車置鸞於鏃以試之既調和矣又始

試習獫與歌駟之火皆曉達搏噬之事遊于此則已

試調習故今狩於園中多所獲得也。問習。止

義曰釋詁云。公所至之馬。正義曰夏官校人

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騶馬天馬

六種諸侯四種鄭以隆殺差之諸侯之馬無種也

此說獵事止應調習田馬而已而云四種之馬皆調

之者以其田獵所以教職諸馬皆須調習故作者因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一

及古

於是之時西戎方漸強盛而襄公征伐不休國人應若其勞歸人應多怨惡襄公能說以使之國人忘其軍旅之苦反於夸其車甲之盛婦人無怨曠之志則能閱念其忠乎皆襄公使之得所故序外內之情以美之三章皆上六句是矜其車甲下四句是閱其君子。○矜於夸大。○正義曰僖九年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矜者九國矜者何謂曰葵若我也班固云矜夸宮室是矜為夸大之大也

小戎 倭收五檠梁輶 **小戎** 兵車也倭淺收軫也五五

束也檠歷錄也梁輶輶上句衡也一輶五束束有歷

錄 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倭錢淺反收如字檠音木木又作

漆草歷錄也曲輶上束也輶陟雷反軫游環脅驅陰之忍反歷錄一本作歷錄句古侯反

朝鞶 續游環朝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鞶

輶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軛也朝所以引也鞶白金

也續續朝也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

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揜軛

在軾前垂輶上鞶續白金飾續朝之環。○驅本亦作

音胤鞶音沃舊音蘇續義如字徐辭屢反朝環居觀

反本又作新沈云舊本皆作新新者言無常處遊在

驂馬背以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知

義亦兩通揜於揜反處昌慮反著直文茵暢轂駕我

騏驎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騏驎文也左足白

言曲
曰鼻云此上六句者國人所珍。茵音因文茵以

也揚勅亮夏發清谷。言念君子溫其如玉云言我

也念君子之性溫然如玉玉有五德在其板屋亂我

心曲西戎板屋云心曲心之委曲也憂則心亂

也此上四句者婦人所用閱其君子小戎至心曲

人誇兵車之善云我襄公羣臣卑小之戎車既殘短

其軫矣又五節束縛歷錄此梁輶使有文章矣貫駟

馬之外轡則有游環以止駟馬之外出自衡至軫當

服馬之外脅則有脅驅以止駟馬之內入陰板之前

又有皮鞞以白金飾其相續之處車上又有虎皮文

章之茵蔕其車又是張鞞之戎車又駕我之駟馬與

駟馬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何有不克者乎又言

吾人閱其君子云我念君子之德行其心性溫然其

如不無有瑕惡之處也今乃遠在城西戎殘屋之中

終我患而不得見之亂我心中委曲之事也。小

戎至歷錄。正義曰兵車兵戎之車大小應同而謂

之小戎者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先啓

行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故箋申之云

此章之兵車故曰小戎言羣臣在元戎之後故也

後漢釋言文收軫者相傳為然無正訓也軫者車之

前後兩端之橫木也蓋以為此軫者所以收斂所載

故名收馬軻者轅也言五檠梁輶五檠是轅上之飾

故以五為五束言以皮草五處束之檠歷錄者謂所

-235 38 915 118

-235 78 915 158

-235 118 915 198

-235 158 915 238

-235 198 915 278

-235 238 915 318

-235 278 915 358

-235 318 915 398

-235 358 915 438

-235 398 915 478

-235 438 915 518

-235 478 915 558

-235 518 915 598

-235 558 915 638

-235 598 915 678

-235 638 915 718

-235 678 915 758

-235 718 915 798

-235 758 915 838

-235 798 915 878

-235 838 915 918

-235 878 915 958

-235 918 915 998

五禁者以一轡之上有五束每束皆有文章歷錄故謂之五禁也此言淺板下隄擲殺皆謂兵車也兵車言淺軫長轂者對大車平地處任之車為淺為長也考工記云兵車之輪崇丈八寸厚六寸厚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為之轂長注云丈八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為轂長三尺二寸鄭司農云梓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是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也考工記又說車人為車柄長三尺轂長半柯是大車之轂長尺半也兵車之轂比之為長故謂之長轂考工記又云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注云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則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唯深四尺四寸也車人云大車軻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軻服長八尺謂較也則大車之用內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軻比之為淺故謂之淺軻也人之升車也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深淺言之名之曰隧隧者深也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玄謂讀如邃宇之邃是軻有深淺之義故此言淺軻

也。○○在背上故謂之鞞環也貫兩驂馬之外轡引轡為環所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故所以禦出也定本作鞞環名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軻當服馬之脅愛與乘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袂此軻故云拊軻也軻者以皮為之繫於陸板之上今驂馬之引何則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為二轡以引車故云所以引也大叔子田云兩服齊首兩驂雁行明驂馬之首不與服馬齊也襄十四年左傳稱庾公荊追衛獻公射兩駒而還服虔云駒車軻也兩軻又馬頭者是一衡之下唯有服馬二頸也哀二年左傳稱鄭無恤說已之御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鞞皆絕是橫軻之前別有驂馬二鞞也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然則白金不名鍍言鍍白金者鍍非白金之名謂銷此白金以沃灌鞞環非謂鍍為白金也金銀銅鐵總名為金此設兵車之飾或是白

銅白鐵未必皆白銀也劉熙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
上駿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卻無定處也脅驅當服
馬脅也陰陰也橫制車前所以牽牽也朝所以引車
也委沃也治白金以沃灌朝環也續朝端也。○
游環至之環。正義曰此經所說皆為駿馬設之故
箋中朝毛禦出止入之意言所以禁止駿馬也朝在
軌前橫木映軌故知垂轡也謂陰板垂朝上也朝言
蓋續則是作環相接故云白李飾續朝之環。○
茵至曰茵。正義曰茵者車上之褥用皮為之言文
茵則皮有文采故知虎皮也劉熙釋名云文茵車中
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是也揚訓為長故為長轂言
長於大車之轂也色之青黑者名為棊馬名為騏知
其色作棊文釋畜云馬後左足白驥左足白鼻樊光
云後右足白曰驥右足白曰鼻然則左足白者謂後
左足也釋畜又云膝上皆白惟鼻郭璞曰馬膝上皆
白為惟鼻後左脚白者直名鼻意亦同也。○
至五德。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聘義云君子比德於
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

垂之如墜禮也乎尹旁達信也即引詩云言念君子
溫其如玉玉有五德也沈文又云叩之其聲清越以
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氣如曰
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凡十德
唯言五德者以仁義禮智信五者人之常故舉五常
之德言之耳。○
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故秦詩云在其板屋
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言西成板屋者此言亂我
心曲則是君子伐戎其妻在家思之故知板
屋謂西成板屋念想君子伐得而居之也
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驂
黃馬黑喙曰駟
云赤身黑鬣曰駟中中服也驂兩駟也
駟音留
駟古花反
鬣本又作驪力
輻反駟芳非反
龍盾之合蓋以艘輈
龍盾畫龍其
盾也合合而載之輈驂內轡也
云蓋以艘輈輈之

金爲介之札介甲也甚羣者言和調也蒙鬼也討雜

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虎也儀駟韓詩云駟馬

求粹徒對反舊徒銀反音致說文云矛戟下銅鏹

伐如字木或作戰音同中律也音界甲也鏹訓寸

反又子遊反札訓八反虎莫江反虎鞞鏤膺交鞞二弓竹閉緹滕

虎虎皮也鞞弓室也膺馬帶也交鞞交二弓於鞞中

也閉緹緹繩滕約也云鏤膺有刻金飾也亮反下

同本亦作暢鏤音豆反膺於澄反閉悲位反鄭注周

禮云弓繫曰鞞弛則縛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

鞞音悲位反徐邊惠反一音必結言念君子載寢載

反緹古本反滕直登反緹息列反

與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

云此既閱其君子寢起之勞又思其性與德於

反秩陳乙反知儀駟至德音正義曰此國人夸

音智本亦作智兵甲之善言我有淺薄金甲以被

四馬甚調和矣三隅之公不以白金爲其鏹矣緹畫

雜羽所飾之盾其文章有苑然而美矣其弓則有虎

皮之鞞其馬則有金鏤之膺其未用之時備其折壞

交鞞二弓於鞞之中以竹爲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

約之然則兵甲矛盾備具如是以此代戎豈有不克

者乎又言婦人閱其君子云我念我之君子則有寢

則有興之勞我此君子體性厭厭然安靜之善人秩

秩然有哲知其德音遠聞如此善人今乃又僕車後

故閱念之儀駟至文貌正義曰儀訓爲淺

是四馬是用淺薄之余以爲駟馬之甲故知淺駟四

毛詩疏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八

底曰鐔取其鐔地平底曰釳取其釳地則釳鐔異物
言釳鐔者取類相明非謂也上言龍盾是畫龍
於盾則知蒙氏之畫物於我誠以蒙為討羽謂畫雜
鳥之羽以為盾飾也夏官曰兵掌四盾各辨其等以
待軍事注云五盾十楛之屬其名未盡問也言辨其
等則盾有大小夏十年左傳說秋處彌遠大車之輪
而蒙之以甲以為楛楛是大盾故以伐為中下下伐
皆盾之別名也蒙為雜色知苑是文貌。○淺全
處伐。○正義曰蒙申明徒駟為四介馬之意以馬無
深淺之原而謂之徒駟正謂以淺薄之金為甲之札
金厚則重知其薄也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
能甚羣言和調也物不和則不得羣聚故以和為羣
也左傳及苑丘言狐裘蒙茸皆處蒙同音周禮川牲
用玉言處者皆為雜色故轉蒙為處明處是雜羽畫
雜羽之文於伐故曰處伐傳以蒙為詞箋轉討為處
皆以義言之無正訓也。○虎虎至膝約。正義曰
下句云交張二弓則虎張是張弓之物故知虎是虎
皮張為弓室也弟子賦曰執其盾揭則盾是胸也

盾謂盾上有鐔明是以金飾帶故知盾是馬帶若今
之斐胸也春官中車說五路之飾皆有斐纓注云斐
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彼謂在腹之帶與盾
異也交二弓於轡中謂頸側安置之既夕也說明器
之弓云有鞶注云鞶弓繫也他則縛之於弓裏備損
傷也以竹為之引詩云竹閉縱縻然則竹閉一名鞶
也言閉縱者說文云縱繫也謂置弓鞶裏以縱縻之
因名鞶為縱考玉記弓人注云縱弓鞶也角長則送
矢不疾若見縱於鞶裏是縱為繫名也所縱之事即
縱縻是也故云縱縻約謂以縻約弓然後內之鞶
中也。○縻縻有刻金飾。正義曰釋器說治器之
名云金謂之縻故知縻有刻金之飾。○車云金路
樊纓九就同姓以封則其車尊矣此謂兵車之飾得
有金飾盾者周禮玉路金路者以金玉飾車故以金
玉為名不內盾以金玉飾也故彼注云玉路金路象
路其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草路樊纓以條縹飾
之不言馬帶用金玉象為飾也此兵車馬帶用力尤
多故用金為縻飾取其堅牢金者銅鐵皆是不必要

刺之也經三章皆言治國須禮之事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典也兼葭葭蘆也蒼蒼盛也白

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興國家待禮然後興○云

兼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熒盛至白露凝戾為霜則

成而黃興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

教之則服○兼○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伊維也一方

難至矣○伊當作繫繫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

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嚴喻以言遠○繫於○遡河從

之道阻且長○逆流而上曰遡河逆禮則莫能以至

也○云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遡

音回上○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順流而涉曰遡游

順禮求濟道來迎之○云宛坐見貌以敬順求之則

近耳易得見也○宛○宛糾阮反木亦○兼葭至中央○

草蒼蒼然踰盛未堪家用必待白露凝戾為霜然後

賢實中用歲事得成以興秦國之民雖衆而未順德

教必待周禮以教之然後服從上命國乃得興今襄

公未能用周禮其國未能興也內未能用周禮故未

得人服也所謂知是得人之道乃遠在大水一邊大

水喻禮樂言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既以水喻

毛詩流

卷之二

道

自來迎已正近在禮樂之內然則非禮必不得人得
 人必能固國君何以不求用周禮乎○鄭以為兼葭
 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強盛雖似不可雕傷至白露凝
 矣為霜則成而為黃矣以與衆民之彊者不從襄公
 教令雖似不可屈服若得周禮以教則衆民自然服
 矣欲求周禮當得知周禮之人所謂是知周禮之人
 在於何處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既言此人在
 水一邊因以水行為喻若遇河逆流而從之則道阻
 且長終不可見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此人不可得
 之若遇游順流而從之則此人宛然在水中央易得
 見言以敬順求之則此人易得何則賢者難進而易
 退故不以敬順求之則不可得欲令襄公敬順求知
 禮之賢人以教其國也○兼葭至後與○正義曰
兼葭後蓋葦草文郭璞曰兼似葦而細高數尺蘆葦
也降後疏云兼水草也陸賈牛食之令牛肥彊青徐
州人謂之兼芑州遠東通語也祭義說養蠶之法云
風及以食之汗云使露氣燥乃食蠶然則反為燥之
義下章未晞謂露未乾為霜然則露凝為霜亦如乾

燥然故云凝反為霜探下章之意以為說也八月白
 露節秋分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白露凝
 戾為霜然後歲事成謂八月九月葦成葦可以為曲
 薄充歲事也七月云八月葦葦則八月葦已成此云
 白露為霜然後歲事成者以其霜降草乃成寒霜為
 言耳其實白露初降已在用矣此以霜降物成喻得
 禮則國與下章未晞未已言其未為霜則物不成喻
 未得禮則國不與此詩至刺未能用周禮故先言得
 禮則與後言無禮不與所以倒也○兼葭至明服
○正義曰葦以序云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當
謂民未服從國未能固故易傳用周禮教民則服○
伊維至難至○正義曰伊維釋詁文傳以詩刺未
能用周禮則未得人心則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也下
傳以遡洄喻逆禮遡游喻順禮言水內有得人之道
在大水一方喻其遠而難至言得人之道在禮樂之
傍須用禮樂以求之故下句言從水內以求所求之
物喻用禮以求得人之道故王肅云維得人之道乃
在水之一方一方難至矣水以喻禮樂能用禮則至

於道也。○伊當至言達外正義曰箋以上句言用
周禮教民則民服此經當是勸君求賢人使知周禮
故易與以所謂伊人所謂是旬周禮之賢人在大水
一假假喻以言遠故下句逆流順流喻敬順不敬順
皆速求賢之事一遡水物下云在滑在溪是其居水
傍也。○遡逆流至以水物下云在滑在溪是其居水
曰遡逆流也然則遡逆流皆謂渡水有逆順故下傳
渡者順流也然則遡逆流皆謂渡水有逆順故下傳
曰順流而逆見其是人渡水也此謂得入之道在於
水遡逆流則道阻且長言其不可得至故喻逆禮則
莫能以至言不得入之道不可至上言得入之道在
水一方下句言水中央則是行未渡水禮自來水內
故言順禮未濟道來迎之未濟謂未渡水也以其用
水為喻故以未濟言之箋以伊人為知禮之人故易
傳以為求賢之事。○順禮未濟道來迎也。兼葭萋萋
之。○正義曰定本未濟作求濟義亦通也。兼葭萋萋
白露未晞。○萋萋猶蒼蒼也晞乾也。○云未晞未為

霜。○萋木亦作凄。○晞乾也。○正義曰陸雲曰匪陽
七矣反晞音希。○不晞言見日則乾故晞為乾
也。故言露晞謂露盡乾此篇上章言白露為霜則此
言未晞謂未乾為霜與彼異故箋云未晞未為霜也
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湄水隈也。○湄音眉。○魚
際之處水之岸也釋山云重甌隈隈是山岸湄是水
岸故云。遡洄從之道阻且躋。○躋升也。○云升者言
其難至如升阪。○躋本又作。○遡游從之宅在水中坻
。○坻小渚也。○坻音直。○小洲曰渚小渚曰坻。○水云
坻然則坻是小洲言小渚者渚泚皆水中
之地小大異也以渚易知故繫渚言之。兼葭采采
白露未已。○采采猶萋萋也未已猶未止也所謂伊

反楊星 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云渥厚漬也顏色如

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儀貌尊嚴也 於角

及詩渥丹如守藩請作和音 謹各及 始也 終南

哉 正義曰彼終南山之上何所有乎乃有條有

顯之服然山以高大之故宜有茂木人君以盛德之

故宜有顯服若無盛德則不宜矣君當務崇明德無

使不宜言其宜以戒其不宜也既戒令修德又陳其

美以勸誘之君子襄公自王朝至止之時何所得乎

受得錦衣狐裘而來既受得顯服德亦稱之其顏色

容貌赫然如厚漬之丹其儀貌尊嚴如是其得人君

之度也哉 終南至不宜也 正義曰地理志稱

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為終南山其山高人是

為周地之名山也昭四年左傳曰荆山中南九州之

險是此一名中南也釋木云栢山榎李巡曰山榎一

名栢也孫炎曰詩云有條有梅條栢也郭璞曰今之

山榎也梅栢釋木云孫炎曰荆州曰梅揚州曰栢郭

璞曰似杏實酢陸璣疏云栢今山榎也亦如下田榎

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板能溼又可為棺

木宜陽其北山多有之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

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栢葉大可

反楊星

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云渥厚漬也顏色如

於角

終南

至也

條有

盛德之

崇明德無

陳其

其顏色

其得人君

其顏色

其得人君

其得人君

其得人君

其得人君

其得人君

其得人君

其得人君

其得人君

其得人君

其得人君

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明諸侯狐白亦皮弁服以無正文故言與為疑之辭也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此箋云諸侯狐裘錦衣以楊之引玉藻為說以明為裘之楊衣非楊巾之正服也若然鄭於方記注云坊朝在匡同服士冠禮注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朝也服以視朝論語云素衣麕裘云素衣諸侯視朝之服也公則授宰玉楊降立注引論語曰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然則諸侯在國視朝乃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麕裘不服狐白此言狐裘為朝廷之服者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其歸在國則不服之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知視朝受聘服麕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言錦衣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孤裘耳

堂也云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

山之道各邊如堂之牆然紀如字木亦紀基

○正義曰案集注本作吧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為基謂山基也釋丘云畢堂牆李巡曰堂牆各崖

似堂牆曰卑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者堂之

牆以終南之山見有此堂知是畢道之側其崖如堂

也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據經文有基有堂便是二

物今箋唯云畢也堂也止釋經之有堂一事者以基

亦是堂因解傳畢道君子至止黻衣繡裳黑與青

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黻黑與至之繡○正

也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佩玉將將

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

考不忘○將十羊反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三良三善臣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自殺

以從死反命又音銘從死上牙容反黃鳥三章

三良從死也正義曰文六年左傳云秦伯

任對言以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

秦之暴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服虔云子車奈

大夫氏也殺人以葬環其左右曰殉又秦本紀

云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

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殺人以殉葬當是後

主為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

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故箋辯之云從死

自殺以

從死

黃鳥止于棘傳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

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傳云黃鳥止于棘以求安

已也此棘若不安則移興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

公使臣從死刺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誰從穆

公子車奄息傳子車氏奄息名傳云言誰從穆公者

傷之維此奄息百夫之特傳乃特百夫之德傳云百

夫之中最雄俊也臨其穴惴惴其慄傳慄慄也

云穴謂塚壙中也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壙

皆謂之惴慄傳音栗壙苦晃反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殲盡良善也傳云言彼蒼者天愬之傳又息庶反思蘇

毛詩疏

路反如可贖今人百其身云如此奄息之死可以他

人贖之者人皆自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為之惜善人

之甚贖食蠲交交至其身也毛以為交交然而

於棘木之上得其所所以與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今

穆公使良臣從死是不得其所也此奄息何等入哉

有子申氏名奄息者從穆公死也此奄息何等入哉

乃是自夫之中特立維俊者也今從穆公而死秦人

悉哀傷之臨其壙穴之上皆惴惴然恐懼而其心悼

慄乃慰之於人彼蒼蒼者是在上之天今穆公盡殺

我善人也如使此人可以他人贖代之今我國人皆

百死其身以贖之愛惜良臣寧一人百死代之鄭

以為交交然之黃鳥止於棘木以求安棘若不安則

移去以與臣仕於君以求行道道若不行則移去言

臣有去留之道不得生死從君今穆公以臣從死失

往於君之本意餘同交交至其所也正義曰黃

鳥小鳥也故以交交為小貌桑扈箋云交交猶佼佼

飛而往來貌則此亦當然故云往來得其所是交交

為往來狀也以此哀三良不得其所故以鳥止得所

喻人命終得所黃鳥至本意也正義曰箋以鳥

-5 220 45 915" data-label="Text">

之集木似臣之仕君故易傳也以鳥止木喻臣仕君

故言不得黃鳥止於棘之本意正謂不得臣仕於君

之本意也言其若得鳥止之意知有去留之道則不

當使之從死子車氏奄息名也正義曰左傳作

子輿輿車字異義同傳以奄息為名仲行亦為各箋

云仲行為字者以伯仲叔季為字之常故知仲行是

字也然則鍼虎亦名矣或名或字取其韻耳實乃

特百夫之德正義曰言百夫之德莫及此人此人

在白夫之中乃孤特秀立故箋中之云百夫之

中最雄俊也端端懼也正義曰釋訓文

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云仲行字也維

此仲行百夫之防防比也云防猶當也言此一

防比也云防猶當也言此一

防比也云防猶當也言此一

防比也云防猶當也言此一

防比也云防猶當也言此一

防比也云防猶當也言此一

防比也云防猶當也言此一

防比也云防猶當也言此一

-5 220 45 915" data-label="Text">

防比也云防猶當也言此一

人當百夫防徐云毛音方鄭音房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如何贖分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

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禦常也

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

可贖分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晨風鬱彼北林典也就疾飛貌晨風鶉也鬱積

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

之飛入北林云先君謂穆公就說文作鳩尹楮反疾飛貌字林于叔

反鶉字又作鷓之然反草木疏云似鶉青未見君子

憂心欽欽思望之心中欽欽然云言穆公始未

見賢者之時思望而憂之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今

則忘之矣云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乎

女忘我之事實多就疾至實多止義曰就然而

疾而入之以典疾歸於秦朝者是彼賢人能招者是

彼穆公招賢人之時如何乎穆公不見君子之時思望

之其憂在心欽欽然唯恐不見故賢者樂往今康公乃棄其賢臣故以穆公之意責之云汝康公如何乎

毛詩流 卷六之百十 及古周

忘我之功業實大多也。○**騶**疾至北林。○正義曰：騶者鳥飛之狀，故為疾貌。晨風、鷦鷯、文舍人曰：晨風一名鷦鷯，鷦鷯鳥也。郭璞曰：鷦鷯，鷦鷯也。疏云：鷦鷯似鷦鷯，青黃色，燕頰，勾喙，鷦鷯風，鷦鷯也。因風飛，急疾擊鳩，鷦鷯者，食之鷦鷯者，林木積聚之貌，故云鷦鷯積也。北林者，據作者所見，有北林也。以下句說思賢之狀，故此喻賢人從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櫟**木也。駁如馬，倨牙

食虎豹。○**云**山之櫟隰之駁，皆其所宜有也。以言賢

者亦國家所宜有之。○**櫟**盧狄反，駁邦角反，獸名。草

據**櫟**木，羊虎豹。○正義曰：釋木云：櫟，其實，櫟，係

謂梓，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椒櫟之屬也。其子

房生為林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梓櫟或曰木

蓼，或以為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梓櫟是也。釋

苞，唐至赤羅。○正義曰：釋木有唐棟，常棟傳必

以爲唐棟，未詳問也。釋木云：榘，赤羅，郭璞云：今楊

榘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機疏云：榘一名赤羅，一

名山，梨也。今人謂之楊榘，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

一名鼠梨，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者。

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樂山有

如何忘我實多

而巳言六駁者，王肅云：言六櫟所見而言也。倨牙者，蓋謂其于屈曲也。言山有木，隰有獸，喻國君宜有賢也。陸機疏云：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咬犖遙視似駁也。故謂之駁。馬下章云：山有苞，櫟隰有樹，榘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但後傳不言

駁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然則此獸名駁而已。言六駁者，王肅云：言六櫟所見而言也。倨牙者，蓋謂其于屈曲也。言山有木，隰有獸，喻國君宜有賢也。陸機疏云：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咬犖遙視似駁也。故謂之駁。馬下章云：山有苞，櫟隰有樹，榘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但後傳不言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

民同欲焉

○好呼聲反下注同或古弄反又如字下注同與欺冀反

無衣三

章五

句至欲焉○正義曰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
秦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
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蔣生刺
好攻戰序云刺獻公此亦刺好攻戰不云刺康公
而云刺用兵者蔣生以君好戰故國人多喪指刺
獻公然後追本其事此指刺用兵序順經意故云
刺用兵也不與民同欲章首二句是也好攻戰者
下三句是也經序例者經刺君不與民同欲與民
同怨故先言不同欲而後言好攻戰序本其怨之
所由由好攻戰而不與民同欲
故民怨各自為次所以例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德

與也袍襦也上與百姓同欲則

百姓樂致其死

德

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

無衣我與女共袍乎言不與民同欲

○袍袍毛反蔣古顯反本亦作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德

戈長六尺六寸

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

德

云于於也怨耦曰仇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興師

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

○仇音求

長直亮反又

德

豈曰至同仇○毛以為古之朋友相

如字下同

德

謂云我豈曰子無衣乎我與子

同袍朋友同欲如是故朋友成其恩好以興明君能
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致其死至於王家於是興師

之時百姓皆自相謂修我戈矛與子同為仇匹而往
征之由上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從征伐今康公不
與百姓同欲非王與師而自好攻戰故百姓怨也○
鄭以為康公平常之時肯言此及於王法於是與師之時
則曰修治我之戈矛與子百姓同往伐此怨耦之仇
敵不與百姓同欲而唯同怨故判之○袍繡至其
死○正義曰袍繡釋言文王葬云繡為繡繡為袍繡
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繡謂今繡乃舊絮也然則純者
新綿名為繡繡用舊絮名為袍繡者有異名其制度
是一故云袍繡也何既以此為與又言上與百姓同
欲則百姓樂效其死則此經所言朋友相與同袍以
與上與百姓同欲故王肅云豈謂子無季乎樂有足
袍與子為朋友同共弊之以與上與百姓同欲則百
姓樂致其死如朋友樂同衣袍也○此責至同欲
○正義曰易傳者以此刺康公不與民同欲而經言
于我其是速康公之意謂民自稱為我然則士卒樂矣
人君不可皆與同衣而責君不與已共袍者以仁者

在上恤民既寒知其有無故其因乏故假同袍以為
辭耳非百姓皆欲望君與之其袍也○戈長至仇
匹○正義曰戈長六尺六寸考工記旃人文也記又
云酋矛常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有四
尺是矛長二丈也矛長二丈謂酋矛也夷矛則三尋
長二丈四尺矣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
長此言與師以伐人國知用二丈之矛非夷矛也又
解稱王于與師之意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諸侯不得事輒用兵疾君不出王命故思王與師是
也仇匹釋詁文○于於至攻戰○正義曰于於釋
詁文怨耦曰仇耦二年左傳文易傳者以上二句假
為康公之言則此亦康公之言陳其師令之辭其
好攻戰也案此時當周頃王匡王天子之命不行於
諸侯檢左傳於時天子未嘗出師又不見康公從王
征伐且從王出征乃是為臣之義而判其好攻戰者
箋言王於與師謂於王法與師今是康公自與之王
不與師也以出師征伐是王者之法故以王為言耳

猶北門言王事效我鶴羽云王事
豈曰無衣與子同

澤澤潤澤也
○澤如字說文

仙列及近附世之也詩音
○正義曰衣

潤於物故言與子同澤正義曰衣

也是其樂衣也詩音
○正義曰衣

與子偕作作起也
○云戰車戰常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與師修我矛戟

我甲兵與子偕行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遣麗

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大

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

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

○渭陽音謂

水名水北曰

陽麗本又作驪同力馳

反難乃且反大音秦

者言康公念母也康公思其母自作此詩秦康公

之母是晉獻公之女文公者獻公之子康公之舅

獻公嬖麗姬辭文公獻公欲殺之文公適此麗姬

詩

及

之事也按左傳莊二十八年傳晉獻公烝於齊姜
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孤
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康公之母為文公異
母姊也僖四年傳稱嚴姬謂申生申生自殺又謂
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僖五年傳
稱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翟是文公遭麗姬
之難也僖十五年秦穆公獲晉侯以歸尚有夫人
為之請至二十四年穆公納文公然則秦姬之卒
在僖十五年之後二十四年以前未知何年卒也
以秦國夫人而其姓為姬故謂之秦姬案齊姜是
姬皆以姓繫所生之國此秦姬以姓繫於所嫁之
國者外國者婦人不以名行以姓為字故或繫於
父或繫於夫事得兩施也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
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
見舅如母存也謂舅為氏者尸舅之與甥氏姓必
異故書傳通謂為舅氏秦康公以文七年即位文
公時亦卒矣追念送時之事作此詩耳經二章皆
除贈送舅氏之事悠悠我思念母也因送舅氏而

念母為念母而作詩
數序王言念母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傳

母之昆弟曰舅

傳

云渭水名也

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

○雍於用反縣
名今屬扶風

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傳

贈送也乘黃

四馬也

○乘繩證
反注同

親文孫炎曰舅之言舊尊長之

稱○渭水至之地○正義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鳴

晉在秦東行必渡渭今言至於渭陽故云蓋東行送
舅氏於咸陽之地地理志云右扶風
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傳

瓊瑰石而次玉

○思息
嗣反

古同

反

瓊瑰至次玉○正義曰瓊者玉之美名非
王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以佩王之制唯天

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此贈晉侯故知瓊瑰是美石次玉成十七年左傳稱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而為瓊瑰蓋其性燥不致言後三年而長而不言然則瓊瑰是寶物之玉康公以贈舅者王之故用無牛之異表禮會含用玉聲伯夢見食之故惡之耳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

也○權輿音餘權輿二章章五句至無終○正義曰作權輿詩者刺康公也康

公遺忘其先君穆公之舊臣不加禮儀與賢者交接有始而無終初時殷勤後則疏薄故刺之經二章皆言禮待賢者有始無終之事

於我乎夏屋渠渠夏大也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

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

○夏胡雅反屋如字具也食我音嗣注篇內同今也每食無餘云此言君

今遇我薄其食我纔足耳于嗟乎不承權輿承繼

也權輿始也於我至權輿○正義曰此連賢人之

入乎重設饌食禮物大具其意勤勤然於我其厚也

至於今日也禮意疏薄設饌校少使我每食纔足無復盈餘也于嗟乎此君之行不能承繼其始以其行無終始故于嗟嘆之

○夏大○正義曰釋言文渠渠猶勤勤言設食既具意又勤勤也案崔駰七訓說宮室之

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詩

刺有始無終上言於我乎謂始時也下言今也謂其終時也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若先君為立大屋今君剪食無餘則康公本自無始何責其無終也且爾雅屋具正訓以此故知謂禮物大具○承繼也權與始○正義曰承其後是繼嗣故以承為繼釋詁文於我乎每食四簋四簋黍稷稻粱○簋首外圓曰簋以盛黍稷外方內圓四簋至稻粱曰簋用貯稻粱皆容一斗二升正義曰考工記云斝人為簋其實一殼豆實三而成殼昭三年左傳云西升為豆然則簋是瓦器容斗二升也易損卦二簋可用享注云離為日日體圓巽為木木器圓簋象則簋亦以木為之也地官舍人注云方曰簋圓曰簋則簋簋之制其形異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又云宰夫授公梁公設之宰夫膳稻十梁西注云膳猶進也進稻梁者以簋秋官掌客注云簋稻粱也蓋黍稷器也然則稻梁當在簋而云四簋黍稷

稻梁者以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物大具則宜每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爲四簋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粱公食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簋此言每食則是不常設食物不具故稻粱在簋此言夫黍稷六簋猶有稻粱此唯四簋者亦藉食差於禮也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與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